

2001

中国年度最佳

诗
歌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2 0 0 1

中国年度最佳诗歌

中国作家协会 《诗刊》 选编

目 录

编者的话	(1)
纯棉的母亲	于 坚 (1)
风 景	于艾君 (4)
春天之书	三 子 (6)
对岸的母亲	小 海 (7)
秋天走了	马东林 (9)
抄 诗	牛 汉 (10)
有这么一个湖	牛 汉 (12)
我念过书的学堂和我的堂叔	牛庆国 (14)
乡下老兄	牛庆国 (17)
村落，在命运的安排之外	友 来 (19)
五 莲	王夫刚 (21)
在西海固大地上穿行	王怀凌 (23)
阴 影	王若冰 (25)
旧报纸	王明韵 (27)
看一个人多像一个人	王顺健 (29)
乡村放学	尹承亮 (31)
蒲松龄	巴音博罗 (33)
青未了	东 夷 (35)
正是一年中牛羊转场的时节	北 野 (37)

黑发的藏族姑娘	北 野 (39)
二 月	冉 燃 (41)
暖 风	叶玉琳 (43)
恩 仇	叶延滨 (45)
唐朝的秋蝉和宋朝的蟋蟀	叶延滨 (47)
看 见	老 刀 (49)
杜 甫	西 川 (51)
在普陀山祈祷	西 渡 (53)
织	刘 川 (55)
梨花开了	向 华 (57)
死去的亲人	江一郎 (59)
我的诗人朋友	江一郎 (60)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阳 飏 (62)
一台旧唱机	阳 飏 (63)
第三十个秋天	红 岩 (64)
亲亲祖国	许 敏 (66)
北方无竹	曲有源 (68)
往事不能遥控	曲有源 (70)
地球是一只泪眼	朱增泉 (72)
毛泽东的一个夜晚	朱增泉 (73)
看 见	伊 路 (75)
扁都口	何 来 (78)
星期日	扶 桑 (80)
除了	李 双 (82)
乘一片雪花回家	李 晃 (84)
鲁迅 (组诗选二)	李 瑛 (86)
一定有	李元胜 (89)

2 分钱的故事	李以亮 (91)
一个孩子	李以亮 (92)
盐罐盛满的日子	李自国 (93)
站在高处和曹雪芹一块儿写《石头记》	李志强 (95)
荞 麦	李林芳 (97)
时光飞溅	李轻松 (99)
沼 泽	李晓梅 (101)
断想二则	沙 陵 (103)
为一间教室里的 58 个孩子, 也为自己而作	苏 野 (105)
有一首诗是怎么念来着?	阿 斐 (107)
水 壶	宋 琳 (109)
刮了一夜的风	宋 琳 (111)
又见斗笠	沈永选 (113)
我想看见光	沈浩波 (115)
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沈娟蕾 (117)
船	沈娟蕾 (118)
运载阳光的鸟	张志刚 (119)
风的指尖	张继芳 (120)
穿越时代的丛林	张海峰 (122)
汪	张新泉 (124)
凄婉也是一种美	张蕴昭 (126)
词: 水仙	陈 超 (128)
饮一杯绿茶	陈所巨 (130)
在春天的叶子上写字	陈建新 (132)
车过深山, 我遇见谁的童年	陈染君 (134)
听母亲叙说老家的死亡	陈染君 (136)
开 心	陈傻子 (138)

量房子	陈傻子 (139)
这地方已经一文不值	杨 子 (141)
奔腾的沙	杨 梓 (143)
母羊的悲苦	杨 键 (144)
换一个位置	杨小林 (145)
惊 蛰	杨万勇 (147)
缓慢的长镜头 (组诗选三)	杨晓民 (149)
爱 情	欧 亚 (152)
古 堡	周 舟 (153)
悬崖上的囚徒	郑 玲 (154)
埋在金字塔中的期望	郑 敏 (157)
痕 迹	郑 敏 (158)
记忆 (第二部分, 节选)	林 莽 (159)
是是非非的蓝	林 雪 (163)
风中的桃树	宗 鄂 (166)
固有的声音 (组诗选四)	郁 葱 (168)
尖	树 才 (172)
怎样的未来	树 才 (174)
生活对我已足够仁慈	哑 石 (176)
记录一场春雨	柳 沅 (178)
飞雪下的教堂	娜 夜 (182)
最高意义的欢乐	荣 荣 (184)
哭 声	宫 玺 (186)
石头的声音	宫 玺 (188)
灰椋鸟之歌	姜 桦 (190)
青海湖: 蓝	胡 澄 (192)
水边书	胡续冬 (194)

暖风南倾	赵 霞 (197)
风遇到树叶	赵丽华 (198)
你必将看到这张纸	赵丽华 (199)
补 丁	赵贵辰 (200)
冷雨敲窗	赵洪祥 (202)
鸽 子	草人儿 (204)
鸠毕络肆	俄尼·牧莎斯加 (205)
我的欢愉	徐 江 (207)
纳木错	徐南鹏 (211)
拉 萨	徐南鹏 (213)
折子戏	桑 克 (215)
盐味的库布其	殷 杉 (217)
蔚 蓝	殷长青 (219)
街 道	莫 非 (221)
上 班	晓 林 (223)
读图时代	耿 翔 (225)
春 天	耿国彪 (227)
我的江西	凌 翼 (229)
我在大街上看见阿米	郭献宝 (231)
一根烧焦的木桩上落着白雪	梁小斌 (233)
两种温暖	梁小斌 (235)
辽 阔	黄 钺 (237)
大地复苏的声音	黄金明 (240)
爱情是樱花的味道	黄殿琴 (241)
女人躲闪不及	阎月君 (243)
一夜好风	曹宇翔 (245)
生活片断	黑 枣 (248)

说吧，大厝	黑 枣 (249)
怀念夏天	寇 青 (251)
中秋：望乡	曾 欣 (253)
亲爱的石头	寒 烟 (255)
渐渐增大的震颤	寒 烟 (257)
元宵节，我答应送女儿一盏灯笼	鲁文咏 (259)
地图册	路 也 (260)
请和我谈谈幸福	蓝 蓝 (262)
我是别的事物	蓝 蓝 (264)
曲靖，一年之后	雷平阳 (265)
阿尼玛卿山的雪（组诗选二）	鄢家发 (267)
玫瑰泪	韶 婕 (269)
爱情六重奏	谭书琴 (273)
重阳登高	翟永明 (276)
行 者	慧 玮 (278)

编者的话

这是和漓江出版社合作的第三本年度最佳诗歌选集了。今年，我们依旧本着一贯的宗旨，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多样化并适当向青年诗坛倾斜等原则。这个编选原则使我们历年的选本，一直在各种选本中占据最高的发行量。编后经统计，今年又有 50 多位新人入选本集，占总体作品的 40% 以上。是他们的加入给我们当今的诗坛带来无限的生机，也给我们的这本选集增添了活力。

近几年，人们普遍感到新诗的总体质量在提高，除新人的涌现外，一批老诗人依旧在笔耕不辍，一批诗坛的中坚力量也在走向诗歌写作的更高层次。我们的诗坛是欣欣向荣的。

为适应当今的诗坛，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将《诗刊》改为半月刊，为繁荣中国新诗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这一举措得到了诗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是诗歌的发展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繁荣文化，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诗选也是我们为之努力的见证之一。

面对众多的作者与读者，面对全国的多家报刊，我们的

编选难免有遗珠之憾，希望大家批评与帮助，谢谢。

诗刊社

2001 年 11 月 6 日

纯棉的母亲

于 坚

纯棉的母亲 100%的棉
这意思就是 俗不可耐的
温暖 柔软 包裹着……
落后于时代的料子
总是为儿子们 怕冷怕热
极易划破 在电话里
说到为她买毛衣的事情
我的声音稍微大了点
就感到她握着另一个听筒
在发愣 永远改造不过来的
小家碧玉 到了六十五岁
依然会脸红 在陌生人面前
在校长面前 总是被时代板着脸
呵斥 拦脚绊手的包袱
只知道过日子 只会缝缝补补
开会 斗争 她要喂奶

我母亲勇敢地抖开尿布
在铁和红旗之间 美丽地妊娠
她不得不把我的摇篮交给组织
炼钢铁 她用憋出来的普通话
催促我复习课文 盼望着我
成为永远的 100 分
但她每天总是要梳头 要把小圆镜
举到亮处 要搽雪花膏
“起来慵整纤纤手
露浓花瘦 薄汗轻衣透”
要流些眼泪 抱怨着
没有梳妆台和粉
妖精般的小动作 露出破绽
窈窕淑女 旧小说中常见的角色
这是她无法掩盖的出身
我终于看出 我母亲
比她的时代美丽得多
与我那铁板一样坚硬的胸部不同
她丰满地隆起 像大地上
破苞而出的棉花
那些正在看大字报的眼睛
会忽然醒过来 闪烁
我敢于在 1954 年
出生并开始说话
这要归功于我的母亲

经过千百次的洗涤 熨烫
百孔千疮
她依然是 100% 的
纯棉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6 期）

风 景

于艾君

烟囱一半泡在傍晚的日影里
睡着 安之若素
一半伸出楼群 绝望地醒着
将自己暴露在更多人的诅咒和太阳的嘲笑下 仿佛
是谁赋予不被歌颂的存在以意义
我看见一粒不易察觉的灰尘
飞入席里柯画中的忧郁 有人三三两两地晃动
手提着蔬菜和千篇一律的日子
没有人肯为我考虑眼中的构成
没有什么能满足烟囱高处不胜寒的情欲
它徒劳地呼着黑烟
根部粗大 它妄图通过呼吸摆脱煤堆的纠缠
警笛淹没在叫卖声里 我遗失于忘我
消逝的晚霞中一切已失去个性 笔触渐渐模糊
无可奈何的事物啊
我无法阻止你灭亡就像无法阻止

黑暗的来临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5 期）

春 天 之 书

三 子

春天，请把桃花、李花、菜花收藏殆尽
把大地的梦想和隐秘抱在怀中

春天，请把蛉虫、蚂蚁、蝗蚓的眼睛打开
被南风所引领，把匆忙的踪迹指向苍穹

春天，请把远方的马车、汽车、火车一并驱赶
沿着四个方向，轰隆的雷声疾驰而来疾驰而去

春天，请把山川、河流、田野的布匹铺展
无边的布匹铺展，生长和消亡同样从容

春天，请把一道闪电劈进心脏的内部
这一颗孤独的心脏，接纳了我与生俱来的痛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11 期）

对岸的母亲

小 海

在我愣神的当儿
母亲横穿过车流
站在大街对岸凝视着我

当她离开我
而将我的身体留在这儿
我是多么担惊受怕
这些车辆对她来说
全是移动的精灵
既不可触摸
又不能停下
让我马上想到了
上涨的河水

我的母亲
离开我的搀扶

独个儿穿过了马路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7 期）

秋天走了

马东林

这个下午 行云远去
天空只剩下
秋天走了的凄楚

我站在岸边 看见
金黄的树叶似蝴蝶
匆匆穿过整个秋天
谁不想在这个时候
找一条回家的路

风在云后走
我在风后走
河里的鱼
不知外面的世界
已是深夜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2 期）

抄 诗

牛 汉

我的个子高，
深深地，弯着腰，
看贴在泥墙上的诗。

没有打招呼，
有人把笔记本，
（也许是一张薄薄的纸片）
轻轻地放在我的背上。

我的背很厚很宽。
扛过沉重的屈辱和苦难，
可从来没有背负过一行诗。

虔诚地弯着腰身，
耐心地屏着呼吸，
一动不动，我觉得

抄诗人的手在微微颤动
诗，很沉很沉……

真想回过头来
看一眼抄诗的人！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3 期）

有这么一个湖

牛 汉

离海只有几里远，
有这么一个湖，
碧青的湖水很深很深，
像一颗圆圆的心，
安静地跳动着。

她不通海，
与海隔一道
青幽幽的山脉。
她不晓得不远处有海，
海也不知道山这边是湖。

离海这么近，
居然有一个
不通海的湖？

不通海的湖，
并不感到孤独和寂寞，
她有自己的波浪，
还有柳暗花明的岸，
在微风的抚慰下
她快乐地自吟自唱。

说不清有多少潺潺的
小溪向着她流，
曲曲折折的，谁也看不到，
默默无声的，谁也听不见，
像一条条通向心脏的血脉。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5 期）

我念过书的学堂和我的堂叔

牛庆国

想起我念过书的学堂
堂叔就站在一棵杏树下
把一片生锈的犁铧
敲出钢铁沙哑的声响
那时 全村人听了
就知道娃们在念书哩

堂叔走上土筑的讲台
领着我们高声朗读
大豆玉米高粱
然后 以地道的土话
讲粒粒皆辛苦
讲苦水的苦 真苦的苦
先苦后甜的苦
在我眼里 堂叔就是那棵
最苦的杏树

我们做作业的时候
就是蹲在院里画字
蹲在堂叔的目光里
像一只只小小的麻雀
在秋天的麦地里啄食

有时我们伸出小手
抹去那个讨厌的日子时
就像抹去童年的一个错误
可我们画下的大片庄稼
还是长不出芽来

我小学毕业的那年
堂叔病了 那张瘦脸
病成了冬天的一个干萝卜
在我和我的堂兄弟们
把他拉往县城的时候
我看见他躺在架子车上
手从车边上垂下来
像是要在颠簸的山路上
再写几个生字
可就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他始终没能够着

不久 我看见我的堂弟

抱着去世的堂叔
哭得像下了一场大雨
然后在泪水打湿的黄土上
画堂叔教他的生字

堂弟上了大学
他学的是中医
他说 谁把泪流在心里
就会得堂叔的那种病
可堂叔为什么要咽下眼泪
那时我们还小
谁都不会知道
只记得那年头
堂叔常常和堂婶吵架
有时竟吵得疾风暴雨

如今 村里的娃们
有念了一肚子书的
叫什么博士 硕士
可村里的老人们都说
人老几辈子
就数我堂叔念书最多

（原载《诗刊》下半月刊 2001 年 10 月试刊号）

乡 下 老 兄

牛庆国

乡下老兄 来城里找我
肩上扛着一袋土豆
可我总以为 是土豆
把他扛到了城里
他说 他来城里告状
让我帮他找找门道
说时 土里吧唧的老手
已抖得夹不住一根纸烟了
他说 去年他去新疆打工
老婆就被乡里的干部怎么了
怎么了也就算了
可去年的摊派一分没少
他问我这天底下
还有没有王法
我知道这老兄 把小小的县城
当成了天下

可我怎么给他说呢
想起乡下高高低低的山路
我只能默默地拍了拍
他掉土渣子的肩头
然后 请可怜的老兄
在饭馆里吃了一顿
老兄临走的时候
眼里含着泪水
他只说了一句 看来城里的话
并不比乡下好说

（原载《新诗人》2001 年第 3 期）

村落，在命运的安排之外

友 来

猛然照见自己的身世
像一声叹息，围裙上的一星
柴灰，不愿被提起

许多年了，这声叹息在血管里奔走
拒绝同任何一滴血液
相融。在奔走的轰鸣中

它还原为一片神秘的静谧，沐着
干草的霉香
湖光一样透明，历史一样混沌

我应该流泪，为生命中有过的真实
全副武装的人摘下光环，受苦的人
放下埋怨，吉他手放下心中的音符

我们都走得太远，太远
在这方静谧里，解释是多余的
注视和跪倒是多余的。村落——
就是连续不断的呼吸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2 期）

五 莲

王夫刚

一天如何开始，又怎样
结束？在五莲，当我爬上山峰
向远方眺望，我觉得
我还年轻。邻居家的姑娘
户部乡的青枝绿叶，还不能把我打动

我渴望出走，像美人
寻找她的英雄；像英雄
寻找他的用武之地
我离开五莲，有所失落但不曾流泪

而背向五莲的山水
多少难眠之夜
我默默地想，或者在心中喊道——
“故乡啊！有个人思念你。”

你的山冈。你的沟壑。你的田野
长满了庄稼；你的映山红
开放在高高的崖畔
你的麦秸垛，迎来乡村的爱情

说到五莲，我热血沸腾
说到自己，我却悲喜交集
天高云淡的日子里
是我落荒归来。流浪的歌啊
如何轻叩母亲的柴门？

一只过路的鸟飞离五莲
一片归根的落叶则要回到故乡
在时光面前，我的抒情弱不禁风
我的姓氏依然是那长不大的乳名

炊烟上升，提高村庄的梦
而那些风格迥异的山峰
却使我愈见渺小。走在村野田埂
第一次觉得做棵小草也挺好……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7 期）

在西海固大地上穿行

王怀凌

我告诉你西海固：蒲公英的泪珠被风暴挟持
苜蓿梦见紫花的海洋 工蜂畅想甜蜜的爱情
我送你一朵云你一定会热泪盈眶，但我只送你一声叹息

西海固只是中国西部的一块补丁 在版图上的位置
叫贫困地区或干旱地带 我在西海固的大地上
穿行 为一滴水的复活同灾难赛跑
苍茫大地 青山和绿水在遥远的地方真实地存在着
我的脚力达不到。风牵着云的一生
把雨带走。和所有的农夫一样
我被干旱揪着衣领奔波
同情心已经不够布施。大野穿着冬天无雪的衣裳
我熟悉的村庄看不到往年的绿润
稀落的叶子在清晨展开手掌 正午攥成拳头
无力又无奈。水窖绝望的眼眶黑暗地瞪着苍天
小溪流干了最后的一滴泪……

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对于生存
我们并不缺乏忍耐 只感觉到渴

我在西海固大地上穿行，从春到夏
像一个忠实的信徒。从庄稼地里归来
追怀遍地植物的尸骸 一言不发
也常忆起乡下的老家 以及跟老家一样的苦难
忘记自己曾是一个乡土诗人
当我要坐下来歇气的时候，我年轻的头颅
摇曳着一蓬蓑草

（原载《六盘山》2001 年第 1 期）

阴 影

王若冰

你看那春天一路翻山越岭
与黎明的惊叫并肩而行
挣脱阴影的少年
在山谷间奔跑
像一朵浮在我头顶的白云
一个春天真正的赞美者

向阳的坡地上
传来泥土散落的响动
你看那朗诵且抒情的春天
从水缸和橡木上越过
只有召唤
却不肯在我手掌上驻留

你看那马蹄下
奔跑的仓促的春天

绕过黄昏的院落
延长灯光下的黑暗
它沾满灰尘的身子
让我一生都生活在从前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2 期）

旧 报 纸

王明韵

码在那儿，像一堆
秘密的喘息；收破烂的人
不点名地喊着它们的名字

晨报与晚报
让这个城市的人，从早到晚
有了咀嚼口香糖的习惯

读第一版时，我神采飞扬
读到第十版，我已迟钝
把嚼不烂的口香糖吐了出来

我想把旧报纸卖了
又怕对不起小章和筱静
他们编发过我的散文和诗歌

一张崭新的报纸，第二天
就是旧报纸了；若干年后，我是否还能记住
报纸夹缝中的那则寻人启事
小章打来电话说，卖就卖吧
报纸每天都是新的；筱静也说
我们这里有的是版面、记者和新闻

那么，我们的姓名
将会在哪儿生锈？我在旅途
能否与那位迷途不返的失踪者不期而遇

开始，我想用旧报纸换一瓶蓝墨水
后来又想换一枚邮票
现在只想换一瓶老辣的白酒了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6 期）

看一个人多像一个人

王顺健

电梯里进来一个青年
看一个人多像一个人啊
一个爱吹口哨的少年人
只是不在人间吹了

看一个人多像一个人啊
眉清目秀？脸红？口吃？
上唇的绒毛、细汗？
只是我答应为他找份工
是他急于把自己托付掉

电梯小，看得多真切
去年的中秋节，他从八楼
用加夜班的身体吹响了哨声
他惟一的姐姐满地捡
也拼不齐一块月饼

也拼不全一个弟弟了
她带我们到事发地点
她指着地上一块小小的暗斑
她先是笑接着才哭诉
她总是先笑后哭
“她那么有礼貌啊”
一个朋友小声地说
那是一个芳龄二十的礼貌呀
她仰头追着哨声，跑来跑去
她唠唠叨叨，浑身发抖
和刚处的男朋友站在一起

站在深圳的红花绿树中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2 期）

乡村放学

尹承亮

谁失手
散落了这漫野的星辰？

乡村的孩子们
这些黄昏里愈来愈晶耀的灯盏
他们无边无际的欢乐
比整个春天的花事还要盛大
他们清纯稚嫩的童声
是小村里最甜的一眼井水
房舍、树木
都在黄昏巨大的静默中渐渐消失
但这带不走他们 他们小小的身影
如密林中闪耀的晨曦
穿越苍茫暮色
照亮小村日渐睿智的额头
往昔的岁月里 乡村们那佝偻的背影

变得越来越高大 越来越清晰

究竟是谁

失手散落了这漫野的星辰？

我纯朴的乡村啊

你如盖的树冠也遮不住他们

（原载《新诗人》2001 年第 2 期）

蒲 松 龄

巴音博罗

在混浊的人世间混久了莫不如
去做一回兽，做一回美丽而又
善良的小兽。但中间要经过死
这道门槛，你得化作鬼魂

脱胎换骨，你得化作一缕清风
几道月影。这是夜幕下的梦幻
鬼魂将黑暗涂在脸上，而人
却将它聚敛于内心——

人太高明了所以显得虚伪
当亡灵般的小狐出现在字里行间
使白纸似夜露铺展成通往孤独的草径
语言何以像星斗般闪烁？歌和气息

像一阵阵弥漫林间墓地的重重雾霭

那真正的美在鬼狐身上总是让人胆怯
真正的爱到来时，总是让人不安和怀疑……
尽管人人都向往那神秘莫测的奇遇

狐在民间成精是人的造化
人在阴间做仙乃鬼之神功
那半人半鬼的家伙到哪儿也是不幸的
是否一片月色也是狐的家园？

有人在黄昏记下他富贵浮华的一生
却在清晨那位贫困潦倒的垂亡者脸上
得到印证！仅仅一天，不！一小时
他就能还清前世欠下的孽债

不必为这非人间的故事惆怅和伤痛
但要为五百年后长生不老的人无端恸哭
在喧嚣似蚁的霓虹街上谁还能得到
轻盈如风的鬼狐们嬉笑怒骂的乐趣！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10 期）

青 未 了

东 夷

潮汐发来彼岸素笺
蓝色的问候
掀动海的大意思

我听到鸥的鸣叫
飞翔的灰白色

海，一切高度的起点
见到你，八十岁了
我也是个捡贝壳的孩子

沙滩细软
石头早已烂了

我听到鸥的鸣叫
这样的声音消失在海上

我看到鸥的飘落
凝住了潮汐的曲线
西边的群山
对于落日，是一天的低处

归海的河流
从淡到咸，从群山到海
青未了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2 期）

正是一年中牛羊转场的时节

北 野

正是一年中牛羊转场的时节
河水渐凉 雨雾迷茫
阴悒的空气中马的嘶鸣湿漉漉
越过了山冈

远方城市放学的一群孩子叽叽喳喳
涌到了红绿灯下，他们东张西望
停在了湍急的河边上

但愿我的马驹不在其中！
而我的孩子，那命中注定的城市孤儿
但愿他们，不再走山羊的路
住狐狸的窝！

正是一年中牛羊转场的时节
河流献出了石头 山林献出了松果

而运送酸雨的云块也从草原上空
忍痛经过

而冷杉树下的一头小牛正将童年的口水咀嚼
而牧人的歌声先于炉火在毡房里熄灭
而我，骄傲伴随着心碎，淋着雨爬上了
望不见亲人的山坡

但愿我的诗歌还流淌着牧业的奶香！
但愿浓重的烟雾还没有熏黑我的心脏！
但愿你们，死去的先人和活着的亲人们
还能够听见，我这浑身湿透了的歌唱！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5 期）

黑发的藏族姑娘

北 野

你说你的家乡在青海
我便想起白云般的羊群和羊群般的白云
以及落日里孤单的骑影
以及地平线上
悠远苍凉的歌声

你说你的奶奶是个藏族姑娘
我便相信 你的那混血儿的父亲
一定很英俊，而你的母亲
一定也长着你的黑头发
和你那纯情明亮的眼神

在一个异乡的黄昏
你说出了你的土伯特血统
我静脉里的雅鲁藏布便开始汹涌
我们都是失散的种子，故乡遥远

如喑哑的风铃

回不去了，永远回不去了

就连你美丽的眼睛我疼痛的歌喉

也将在匆匆的一闪间

彼此失踪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5 期）

二 月

冉 燃

迎着二月冰冷的雨星
我去寻找一个温暖的人
就算她站在颓废的路灯下 无家可归
和我一样无家可归

我要上前和她搭话
询问她雨星从肩上滑落的情形
就算她迟疑地伸出手 那双冰冷的手
和我一样冰冷的手

当她羞怯地表示歉意
我会不会禁不住潸然泪下
就算我能说出一个故事 一个动人的故事
和她一样动人的故事

没有人为这个雨夜停留

这是一个荒废已久的小站
就算她推托有一个遥远的约会 匆匆离去
和我一样匆匆地离去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3 期）

暖 风

叶玉琳

他用这样的方式爱我：
他不说，只用宽宽的手掌
撩动我粉色的裙裾
然后把它裁短一截

他把我带到郊外
大地是美丽的，与我长久的愿望相称
微微的喘息中
他在轻唤我的名字
我是看他的眼睛呢
还是看低低的油菜花丛中
一对奔跑的蝴蝶？

未知的土地。云样翻腾
三年后的今天
我们偷偷地相爱了

我的心留下被拥抱过的痕迹
我的黑发散开：一生的骄傲

要从他身上绞出血来
天地之间，我哭了，笑了
在齿苋草的摇摆中
在多嘴多舌的鸟儿后面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 期）

恩 仇

叶延滨

一块坚冰
被太阳融化了
在融化的那一瞬间
它望着太阳说，我记住了你，仇人！

坚冰变成了水
变成水滴，变成小溪，变成江河
它忙碌地在世界上变化自己
忘记了头上的太阳——
变成花草，变成飞鸟，变成鱼虾

鱼儿自在地在海里畅游
有一天，它被渔民捕获
在被网拉着离开大海的那一瞬间
它望着太阳说：我记起了你，仇人！

太阳低声地用一缕阳光对它说
“不，我是你的母亲
你一直生活的大海，也只是我的
一滴泪水啊！”

鱼儿没有听到这句话
在船舱的冷库里
它又慢慢地回到过去
变成了一块鱼形的坚冰！

（原载《山花》2001 年第 9 期）

唐朝的秋蝉和宋朝的蟋蟀

叶延滨

唐朝来的秋蝉

不太讲究平仄，它毕竟不是

李白，李白只有一个而唐朝的秋蝉

很多，很多的秋蝉

就让天地间高唱前朝盛世调

冰河铁骑兮大河孤烟

四方来朝兮长安梦华

啊，风光过的蝉是在用歌唱

为那个盛夏而唱

气韵还好，气长气短仍然高声唱

只是毕竟秋了

秋蝉的歌，高亢而渐凉

宋朝的蟋蟀无颜

北宋无院

南宋无庭

无院无庭的蟋蟀躲在墙根下
也要哼哼，也要叽叽
丢掉江山的宋朝也哼哼叽叽
忙着为歌女们填词
难怪躲进墙根的蟋蟀也要唱
小声小气
长一句再短一句
虽是声轻气弱
却让闺中人和守空房的美人
失眠，然后在蟋蟀的抚慰里
长出美女作家，凄凄切切烈烈！

唐去也，唐蝉也远了
宋去也，蟋蟀也远了
无蝉也无蟋蟀的现代都市
只有不知从哪儿来的风
吹弹着水泥楼间电话线的弦
请拨唐的电话，请拨宋的电话——
忙音！忙音！忙音！……

（原载《山花》2001 年第 9 期）

看 见

老 刀

深夜 我头痛醒来 月光微寒
民工们正从一辆卡车上往下跳
突然一把铲子晕倒在地 金属的颤音针尖般回荡

我喝酒回来 民工们还在深沟里挖掘
他们说着湖南、四川、江西那边的话
不断有泥土滚到马路 他们像树桩一样扎根在沟里
几百万 生长在我无法看清的南粤大地
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们 他们流血流汗还要躲开收容的清
查

我们偶尔也会谈及他们，在御寒的火锅边
那是东圃的一座建筑工地倒塌下来
三个说四川话的民工没来得及跑开

民工们拎着铁锹，细声说话
摇晃着疲惫的身子朝我走来

我才明白，一车一车的民工
早出晚归，就驻扎在我们楼下

（原载《作品》2001 年第 2 期）

杜 甫

西 川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 杜 甫

你的深仁大爱容纳下了
那么多的太阳和雨水；那么多的悲苦
被你最终转化为歌吟
无数个秋天指向今夜
我终于爱上了眼前退色的
街道和松林

在两条大河之间，在你曾经歇息的
乡村客栈，我终于听到了
一种声音：磅礴，结实又沉稳
有如茁壮的牡丹迟开于长安
在一个晦暗的时代

你是唯一的灵魂

美丽的山河必须信赖

你的清瘦，这易于毁灭的文明

必须经过你的触摸然后得以保存

你有近乎愚蠢的勇气

倾听内心倾斜的烛火

秋风，吹亮了山巅的明月

乌鸦，撞开你的门扉

皇帝的车马隆隆驰过

继之而来的是饥饿和土匪

但伟大的艺术不是刀枪

它出于善，趋向于纯粹

千万间广厦遮住了地平线

是你建造了它们，以便怀念那些

流浪中途的妇女和男人

而拯救是徒劳，你比我们更清楚

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在普陀山祈祷

西 渡

请跳过我们之间的海

在茫茫的海水中央
在万千游客的头顶上
我藏在我的秘密中
就像藏在漫天的大雾中

请跳过我们之间的海

海风吹我一千年
海水淋我一千年
我也会一直等下去
背对着大海
即使来自大陆的召唤
从来没有抵达我
我也永远不会离去

请跳过我们之间的海

即使燕子在我的手掌上筑巢

即使泪水已干

净瓶中的水已涸

即使镜子前面不再有眼睛

请跳过我们之间的海

佛相庄严

飞天轻盈

我的裙裾也会翻起来

藏起我飞红的脸

或许你已经爱上我

在另一个传说里

我们曾同登彼岸

请跳过我们之间的海

（原载《山花》2001 年第 6 期）

织

刘 川

梦中或失眠

我的虹膜总被一束光线刺穿：
穿蓝布棉袄的祖母，伴着一盏疲惫的
油灯，从空中线轴上扯下绒线。

雪花填入巨大的黑暗。那木质的
老迈的机器吸入又吐出她的劳作
转动的星辰中，一只纺锤
晃动着，一寸寸缠起她的夜。
而洁白的曙光，是从她的发鬓开始的！一个
早晨，她把一生留在半块棉布中。

12 瓦的节能灯泡下，母亲继续。
她同样强壮、孤寂、温柔而细腻
当红润的手变得粗糙，却
握满了全世界的温暖的语言，她在织。

她又旧又破的衣衫却穿了多年。

当她颤巍巍起身，那钟摆是如何置入
无辜者的身体？她的虹膜在阳光中收缩
在正午最亮的时刻，她突然
看见黑暗。我们平静地给她换上
新衣。却发现，她还穿着她的皮肤——
这件满是皱褶的衣服：那皱褶里
隐藏着岁月的秘密。

我的妻子，如何继承了那些线，晚饭后
在沙发上坐着，顶着日光灯专注地为
两岁的女儿打一件毛衣。
女人，你慢一点，慢一点，织那生与死。

（原载《诗潮》2001 年第 7—8 月号）

梨花开了

向 华

梨花开了
许多人都曾经看见
看见青春欢笑着飞上枝头
张开白色的裙裾
和淡黄的蕊，笑着
又被一阵微风吹落了
落了，片片纷飞
看见的人都说
梨花开了

我们想做风中的沙尘
和梨花一起纷飞
想像沙尘一样细微
远远地看不清楚
想着梨花的瓣
像好大的白床单

颤着，挡着上面的阳光
让我们从下面悄悄穿过
让看见的人都说
梨花飞了

那好吧
我们和梨花一起
落吧
像真的沙尘那样
铺满山坡
让好大的白床单
把我们盖上
让看见的人都说
是梨花
梨花铺满了山坡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2 期）

死去的亲人

江一郎

深夜的月光照着死去的亲人
他们提着空荡荡的身体
像稻草人站在风里
我的祖父，一个病死的老木匠
用手中的榔头咳嗽
——他死了还病着
这让我悲痛并羞愧万分
我的祖父，一声一声地咳
敲我！他敲伤我了
他不知道我在梦中
跟着咳，咳出了
血与骨头

（原载《诗刊》下半月刊 2001 年 10 月试刊号）

我的诗人朋友

江一郎

一个去美国了
几年前，来过一次越洋电话
有点陌生的声音
偶尔吐出洋文
现在怕是母语也忘了
另一个当官了
诗又算得了什么
忙啊，他们都这样说
我有什么好说的
难道诗比国家大事重要
也有经商的，更忙
你看，钱这个恶棍
追得他们无处藏身
还有闲工夫么
剩下没用的家伙，像我一样
揣着诗人的梦想

至今不肯扔下
只是他们窝囊啊
窝囊地活着
谁在乎他们
甚至被生活逼疯了
还捧着一颗心
在阳光下歌颂

（原载《诗刊》下半月刊 2001 年 10 月试刊号）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阳 飏

还是昨日的月
像楚像秦像汉时的月
一颗流星，那是御前大将军出征了
一群夜鸟掠枝而去，千里之外就奔作铁军战马了

乌云忙忙碌碌，犹似一群侍从宦官
人间天上，有谁又想看重刻改朝换代的玉玺了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一台旧唱机

阳 飏

他家有一台唱机和一擦菜盘子大小的黑唱片
像是有人躲在斜纹布一样的唱片密纹里面
尖尖的唱针一划，声音就出来了
他爸他妈上班走了以后我们去他家听
老唱片磨损太厉害
就像一个感冒没好的人在坚持唱
偶尔还停顿一下
似乎唱累了捏着嗓子休息休息

那一年，满院子的孩子全用一种感冒的声音唱——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原载《星星》2001年第2期）

第三十个秋天

红 岩

树叶越落越快
越落越快
仿佛是从我的躯体上
落下去的

在那里，我是一棵树
独自在旷野上摇曳
我要面对的不是
第三十个秋天
而是树叶飘零的这个下午
我听见身后女儿的声音
我看见她伸手捧住了
一片树叶的降落

在风中，在树叶越落越快的
这个下午，我和女儿走过

我生命的第三十个秋天
我的眼里满含着泪水
我必须忍住
不让泪水掉下来
但我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
就像那棵风中之树
摇曳，凋落，身不由己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5 期）

亲亲祖国

许 敏

猝然相遇

这荧屏上无数跳动着的脸谱

京剧的 川剧的 黄梅的……

都是我血脉里的故乡

听 金鸡那漂亮的一嗓子

惊醒祖先沉睡的粗陶

植根山水 爆芽民间

有多少宫商角徵羽

踩着千年的鼓点与节奏

走过关山 走过平原

走过那枚红菱肚兜抖开的

一角鲜嫩的江南

石头里的秦俑 汉马

烟波上的船歌 渔汛

谁抬起沉重的脚 扶不稳内心的节奏
漂洋过海
又被牵回万里外的村庄
走进母亲床头的陪嫁筐
走进父亲手中的紫砂壶
走进妹妹身上那块蜡染布
牧着一群长不大走不丢的牛羊

今生 燕子不会认错回家的方向
飞天舞袖
我是大漠里挑灯看剑的诗人的后裔
目光随三山五岳隆起的地脉上升
又在互联网上穿行
黄河边那个又花又鼓的女子是我的爱人
一月移动莲的步伐
我的心是一只洁净丰盈盛满爱情的坛子
只愿在清水里受孕
亲亲祖国 从高原到海洋
今夜 我是吻向您额头的那弯新月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6 期）

北方无竹

曲有源

北方不该无竹
无竹
月亮挂在哪儿
都不合适
无竹
风的来访也变得简短
有点儿敷衍了事
无竹
那把藤椅
就显得尴尬
紫砂壶时时刻刻
都在愁闷 无竹
月下举杯相邀
杯口都不知说些什么
真不知竹子
因何如此伤感

由实心变成空心
宁肯让板桥先生植于
无土的宣纸上
也不来北方
让北方无梅就够狠的了
不该再无竹
无竹
只能让北方的雅士
守着竹做的笔筒
(那是她的艳骨啊)
了此一生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往事不能遥控

曲有源

那片杂树间的草地
也许只有我
还想着
倘若那几枚扣进土里的啤酒盖
还镶嵌在那里
它会不会像编好程序的按钮
指点一下
眼前就会出现
当时的情景
可惜往事
是不能遥控的

想来
那些记忆不去寻找也罢
如果岁月
没有它的滋养

也许不能活到今天
今天你又怎么能知道
那株当年不能依靠的小树
直到现在
也不想移步
它知道我每年都要去
抚摸它一阵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10 期）

地球是一只泪眼

朱增泉

地球是漂在水里吗
为什么每一块大陆的周围
全都是汪洋的大海？
哦——地球满腹忧烦
她睁圆了望不断天涯的
泪眼
何时能哭干，这么多
苦涩的
海水？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毛泽东的一个夜晚

朱增泉

长征路上，总是说：

“到达陕北后，好好睡它一觉。”

八年抗战，总是说：

“抗战胜利后，好好睡它一觉。”

指挥三大战役的日日夜夜，总是说：

“全国解放后，好好睡它一觉。”

共产党得了天下

毛泽东却睡不着觉

开国大典前夜

寥廓霜天万里

开国大典

毛泽东率领众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面对万众欢腾的场面

他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

毛泽东知道

从此，国旗将天天升起

共产党将天天面对这道千古难题

他通宵未眠，睡不着

虽然，已在延安读过《甲申三百年祭》

已在西柏坡开过警惕“糖衣炮弹”的会议

而此刻，他又想起了“周期率”的话题

进京执政，何以坐稳天下

他面对的将是一道千古难题

从不服输的毛泽东

心里平添了一种睡不踏实的感觉

初秋是北京，夜晚有了清新凉意

毛泽东披衣而起，手揽史书

心头涌过得天下之后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今后

共产党和人民将是一种什么关系？

他踱步出门

仰看星辰

看 见

伊 路

他抱着棉被从窄小的工棚出来
爬上未竣工的屋顶阳台
看了看广阔的天
把棉袄晾上临时架搭的撑竿

这突然出现的长方形无意中切割了那么高的空间
阳光猛地出现一块阴影
风被阻挡时
也把棉被撞了下来

民工找来废电线和铁丝
把撑架仔细扎牢
小心地把棉被扶上去
小心地松手
猛烈的阳光使棉被显得虚弱孤单
他不放心地陪了它一会儿

谁知道这些风是不是曾经翻搅过怒海
谁知道这些阳光是不是刚从绝壁爬上来
越是强大的东西越没有外形可以辨认

民工不知道风又在旁边
不知道那些尘土的命运是怎样瞬息万变
只感到眼前一晃
棉被和撑架就挺挺倒地
他去扶起一边的撑架
把撑竿的一头搭在上面
另一头搁在自己的肩上
茫然站着

他大脑的空间里这一刻穿行过什么
风踢掉对面的撑架时那些聚集而去的神经
是不是来不及返回
一定有血不由自主地从他的指关节涌进了撑竿
使那忽然失重的一方高高扬起
这一瞬带动起他潜藏的烈性
他握着竿子发狂似的奔转起来
棉被像大旗豪迈地舞动
但有一块烂木头绊了他的脚……

有什么东西迅速淹没过来
带着整个尘世的气息

民工艰难地爬起来
夹着棉被下了脚手架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1 期）

扁 都 口^①

何 来

需要蘸上几吨金粉
才能把这么多油菜地
写在我的诗里
如果不掺入少量松墨
和血的殷红
也不会这样凝重
听 连飞鸟的叫声
也像是从黄金里穿过

把我有生以来
见过的金黄色拼在一起
也没有这么广大

① 扁都口是甘肃青海交界祁连山脉的一个隘口。当年西路军曾在这一带且战且走，战斗极为惨烈。现在它是军马场的油料基地，油菜花一望无际，极为壮观。

金黄色起伏着
巨大的波峰和阴影
像辉煌的交响的乐章
要把祁连山淹没

我站在扁都口
多想再凝望一会
可以肯定
不会再有第二次
我的记忆
被这么多黄金照亮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6 期）

星 期 日

扶 桑

我在一棵柳树下坐着
用它浓密的长发，把自己的脸藏好
现在，没谁再会看到我
没谁再来打扰

有人在河边垂钓，有人在洗衣服
蚂蚁忙忙碌碌，在脚下潮湿的泥土
看不见的鸟儿
即兴，为寂静伴歌

一上午，我翻动一本旧书
有时，让停泊着天空的河水
河水那边的青山
在我疲倦的眼里，静静地漫游

风，水那样吹拂——

清凉了我的额头
远处的建桥工地，似乎响起了
打桩机的低吼

生活并没有停止，在这星期日
世界也没有休息——
郊外的田里，油菜花已开过了
油菜花已结籽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7 期）

除了……

李 双

除了土墙蹲在它的呼吸里，再没别的了
除了一个人走到林子里去抽烟 沙子弄醒了月光
除了槽头的牲口把世界嚼了个遍——没有人会相信
 它会把栏圈弄得更脏
除了积霜的薄瓦它默不作声 把安睡拿到
 囡囡的脸上
除了寂静 再没有别的了
 ——树梢有一点摇晃……

水。葡萄。欢乐在生长
欢乐藏在大海里
生长。风解开它宽大透明的衣袍——

除了一个人沿着他划出的线走下去
夜色肃穆 井水保持着平静的语调：
“除了水桶在黑暗中充满了喧哗……”

——而脊背上
岁月的鞭子抽得更紧了……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2 期）

乘一片雪花回家

李 晃

乘一片雪花回家
可以在村口等到二十年前的
妈说的那一句话
“崽啊，你回来啦……”

乘一片雪花回家
可以看见怀着春天的艾香
心里便有了温暖
“妻啊，我好冷啊……”

乘一片雪花回家
可以撞上脸若桃李的仁儿
嘟着小嘴巴
“哥啊，你可回来啦……”

乘一片雪花回家

爸啊，你默默地拎起简单的行李
不说一句话
我就是这雪花
不知何时染白了你的
一头黑发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鲁 迅（组诗选二）

李 瑛

那个时代和他

他那个时代
头上是饥饿的太阳
脚下是呼啸的河水

他那个时代
被砍下的头颅滚在街头
又被悬在城门上
历史打一个寒噤，睡去了
野草疯长

悲愤和忧虑
烧焦他的睫毛
他便把爱与恨藏在眉宇间

把半个中国藏在胡子里

在生的喊叫和死的沉默之间

他冷冷地望着那个世界

一只眼含满柔情

一只眼在瞄准

雕 像

只有珠穆朗玛峰巅的岩石

才能雕他的形象

一个清醒的灵魂

一副瘦削的脸庞

即使敌人，也必须仰望

那个时代在血泊中颤栗

他的心跳在痛苦上

一头俯首耕耘的牛

一只激怒的咆哮的狮子

用血沫和胆汁磨亮投枪

如今这石头里每一粒火种

燃着的都是他的精神和思想

他用生命告诉我

恨比爱更古老

尊严和自由比太阳更亮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一定有……

李元胜

我的猫喜欢仰着头看我
它睁圆眼睛，一动不动
像是尽量想理解
眼前这一个能活动的东西

而我分不清猫和猫的区别
它们有着同样的声带和表情
死去的和刚生下来的猫
简直像轮流使用着同一个身体

它绕着我打旋，却嗅不出
我手里《航海记》的浓烈腥味
它奔跑着，像一盏
跌跌撞撞的灯
周围是它无法照亮的黑暗

和我们一样古老的猫啊
所有比猫更微弱的生命啊
我们活下来，轮流使用着
各自大致相同的身体
我们一定共同构成了某种河流
或者乐谱

多少年了
就像栖息在同一棵树
高低不同的枝桠上
一定有很多不被理解的黑暗
一定有巨大的开始和结束
只是，这已超出了
我们所能思考的范围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7 期）

2 分钱的故事

李以亮

1974 年，因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人
我被拒绝在戴红领巾的行列
（而我不能相信我是“地主”的子孙）
我一直发誓要比别的孩子做得好
事实上我已经不可能做得更好

我把省下来的 2 分钱交给了老师
我当然声称是在操场上捡到的
我清楚我想要什么
我没有得到
而一个已经得到它的宠儿居然站起来说
那 2 分钱是他的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一个 孩子

李以亮

三十年前
我是这小学校的一名学生
三十年后我注视着
这苹果一样漫过操场的一群
每一个都是我的女儿或儿子
而只有一个我有权把她领回家
多么偶然，一个孩子成了我的孩子
仿佛一首诗
署上了我的名字
此刻我和她一同走向
一所绿阴中的红房子
我不知道我和她谁是谁的家
——而我的心里温暖极了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盐罐盛满的日子

李自国

上山那天
我们还是一群孩子
在九月的授衣里
重新想念父亲的鲜血
撒遍盐场
撒遍晶莹而颗粒状的珠子
爬满青藤的木屋下
倚门守望的母亲
两目空空
面对沉默幽深的土地
再一次将盐罐举过头顶
这都是往事了的憧憬
依旧的容颜怀恨终生
踏歌烟雨 不该让可感的瓷
将命薄如纸的思念打碎
血中那滴盐

才是我祖先款款有声的叮咛
迷乱的残堡或月份啊
都在这一瞬 升起隔夜的灯
我不时在盐与心灵的古井旁
坐下来 照耀孩子
照耀那只厚朴的盐罐
看见自己鲜亮如初的颜色

（原载《创作》2001 年第 5 期）

站在高处和曹雪芹 一块儿写《石头记》

李志强

高高的路基上目光朝北一溜达就是丰润县城
淡雾中
就望见穿布衫的曹雪芹

“我们也在写《石头记》
这是交通篇中宏大的一段章节……”
花岗岩 高强混凝土的故事框架是结实的
连细节 也经得起时间和风雨的推敲

月光下 透明 呼吸
桥墩是亭亭玉立的金陵十二钗吗
托起六条脉络上延展的情节
而我 也总是理不清数字之间的暧昧关系
才到这儿请路过平原的风
梳理梳理凌乱的头发和思绪

京城 丰润 辽东
有意思 这条脉络竟串起我的三个老家^① ……
曹老先生说完笑了笑
长衫一摆 还真的坐下了
“和您一样 当活泼的肉体在大地上消失
会剩下一样东西
永远地占领这片天空”

桥台的小桌上嚼花生米
曹雪芹家酒把午夜的月亮泡软了
好像还谈到了我的林妹妹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2 期）

① 曹雪芹祖籍丰润，后迁辽东。《石头记》作于北京西郊。

荞 麦

李林芳

最后一场夏雨
在远山 一点一点消逝
乍寒的风里 荞麦
小小的花朵抖抖颤颤
站上朝南的山坡
我看见母亲弓着身子
粗糙的大手细心地梳理田垄
那花那叶那红色根茎
在母亲心里
都像是自己的孩子

荞麦面饺子最好吃
多少年后 母亲还这么说
尤其在青黄不接的岁月
多少长大的孩子
谁不感恩它的乳汁

那条清清的溪水
那些正午的阳光
野生的荞麦
这些悄悄的黑色的种子
像生命中的隐痛
不敢触碰不能忘怀
又不得不保持沉默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7 期）

时 光 飞 溅

李轻松

有一些细小的爱情被我忽略不计
一些细小的事物或呻吟

为什么我总是先于肉体而死
先于死亡而爱，先于爱
说到内心痛苦的闪电？

谁用嘴唇把我的眼泪堵紧
把我的身体抽空。在一个花瓶的腰上
触摸到生育的光辉

我还有勇气说爱吗？和被抽出手的
空虚？我还有勇气说到死吗？
和被抽掉香气的玫瑰

有一种链条是脚步的长廊

倒灌的血，血中的散步
追踪而来的是梦幻的火蛇

而我握紧过生殖的锁链吗？
我家族的奇观，在我女儿的身上
虚弱成一摊深渊的水——

和水中飞翔的鱼，带着纯金的鳞光
闪亮与寂灭的海——
我还有没有眼泪？或者被水打住

一场游戏的雪稀薄而出
一团草木的雨暗哑而逝
异乡人！你的手在哪里遽然出现
我幽暗的壶腹，收紧了桃花

七月，我要在血中返乡
走得比风迅疾！比七星神秘
我惊恐的火焰一直深入到底
到死，到暴烈的水……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3 期）

沼 泽

李晓梅

天就要亮了，
到哪去洗净我这一身泥泞？
你若是来了，
谁能理好我已千丝万缕的衣衫？

你不该在天上问我，
就不能再走一步了吗？
你不知沼泽里到处冒着绝望的泡沫，
那些绿得发黑的野草，
正等着盖住我的最后一次挣扎。
我 只望着那越来越红的天空了，
多么想在烈火中得到一双翅膀，
如果有一只鸟，
落在你的面前睁开我的眼睛，
你能知道沼泽里那片灰烬那寸焦土吗？

我是多么羡慕那些爱着哭着的人们，
她们成串的泪珠闪闪烁烁，
美丽着台上台下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而我是那吞金的人，
坠死也不能吐出来的，
是我想说的那句话……

为寻觅 还是离去？
我穿过荒野的荆棘，又陷入黑夜的沼泽
此刻 听着那隐隐传来的鼓乐，
想着那三尺宝剑 二丈白绫，
看那爱一次死一次的烈女们
满腔的热血在空中飞溅！
多么痛快、多么幸福、多么壮烈！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7 期）

断想二则

沙 陵

断想之一

岁月的轨迹
——心灵，一段遥远的路程
日规上，踵迹除尘
月轮上，瞬息出新
都
在
旅
次
中
螺的沉浮，海的初衷
载潮起，汐落……

断想之二

不是一尊远古
英雄的雕像
只有独自
傍着的身影

不屑于
捞取春花秋月——
猝死的风景……

——我爱你
身后的真实——
青春的颜色外
生命呼吸中的禅境……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为一间教室里的 58 个孩子， 也为自己而作

苏 野

这么多明亮的孩子
默默地坐着
把天空的雾
当作明天的路

这么多疲惫的孩子
一定有更多更加疲惫的父亲
目光深沉，松弛的双臂
还要举起

走在路上，空虚的时刻
就能想起这些孩子、父亲
目光深沉，紧闭的双唇
还要说话

这一定是那广阔的大地农村的一切
白色的山墙，白色的头发
这一定是那古老的方式
吐出时间，还要吐出自己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3 期）

有一首诗是怎么念来着？

阿 斐

有一首诗是怎么念来着？
我打着酒嗝
同桌的朋友们哑然失笑
有一首诗是怎么念来着？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上菜的小姐哑然失笑
有一首诗是怎么念来着？
有一个梦是怎么做来着？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有一个人是怎么死来着？
有一群人是怎么笑来着？
有一个球是怎么转来着？
有一杯酒是怎么喝来着？

他们扶着我，踉踉跄跄

（原载《诗刊》下半月刊 2001 年 10 月试刊号）

水 壶

宋 琳

从水壶中的黑暗到躯体的黑暗，
是浑然不觉间来临的夜。
我划亮火柴，坐回桌前，
回忆起日落前写下的诗中的一行。

夜更深了，山上有雪，
崖边那颗星被擦洗得更加明亮。
从黄昏起它就在那儿漫游，
它大概渴了，像一只蟋蟀沉寂下来。

现在只有水壶在独自歌唱，
像厨房里的蟋蟀呼唤另一只
荒野的蟋蟀。它也在呼唤我的嘴唇，
去轻触温暖的，雪水茶的芳菲。

多奇妙，一只水壶，从不问我是谁，

随时都能给我安慰。

哟，优美的弧形，妇人般的柔顺，
水倾出又倾入，欠缺了又满盈。

而我知道，有一个匠人打制了这只
不知年代，灰色曲柄的水壶。
我熟悉孤寂中的欲望之渴，
倘若我出门，它或将伴我远行。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7 期）

刮了一夜的风……

宋 琳

刮了一夜的风停息了，
在窗外，在黑色的山梨树下。
鸟儿羞怯的舌头吐出元音的嫩蕾。
我沉重的睡眠像僵硬的泥土，
睁开晨霜朦胧的眼睛，
回忆起风的容貌。那只野兽，
那个怨恨的奴隶，
拔起树木，抛下石头，
把星星从房子的脸上吹灭。

刮了一夜的风停息了，
在壁炉烟囱里，在灰烬上，
在地板的缝隙，睡衣的皱褶间。
我看见它多毛的拳头捶打门窗，
踏着火轮在山顶上狂奔，
嘴里发出可怕的嗥叫：

“粉碎月亮的王冠，闪电的钢叉，
用洪水的仁慈调制饮料，
让所有的草茎痉挛发抖！”

刮了一夜的风停息了，
风停息，像毁灭的力量停息；
像肮脏的自我狂暴，
被黎明的柔情所流放；
像乱弹的钢琴恢复了庄严的主题，
音符飘落，光的叶簇在地平线上苏醒；
青蛙结束了聒噪的合唱。我和自己
停止争吵，走出户外：
山梨树下满地黄金。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7 期）

又见斗笠

沈永选

汽车在丝丝春雨中行驶
乡间公路像潮润的诗句
忽然 迎面飘来
一朵金黄的斗笠

一片多么温暖的雨中阳光
一盘多么妩媚的昼间月亮
一个金梦 一团金梦
被一位村姑
轻轻地顶在头上

看不清她的面庞
只见窈窕而又健康的身段
和那身蓝底印着白花的土布衣衫
在斗笠下
在雨丝中

美得让人心动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7 期）

我想看见光

沈浩波

我站在阴暗的地方
看着她，如蜂鸟般
忙碌的女人，在厨房里
在水汽中，我看不清她，
想象不了她，她是
浮游着的，仿佛月色。
她是暗夜的种子：一枚
捉摸不定的杏，平滑，
光洁。啊，这是柔软着的
梦，在娴熟的温婉中
轻轻浮动。

我看不清她，想象
不了她，她的短裙
仿佛来自洒满雨滴的
丛林，它是其中

发光的部分，它簌簌着
垂下，像黑色的叶片
轻轻旋转，但矜持着
并不飞扬，也不卷起尘埃。
它紧贴着光滑的白桦树干，
像裹着一颗心，静静的
静得像她。

她忙碌着，我看不清她，
空气阻隔着阴影里
我的梦想。啊，我多想
我看见她，让她肌肤的色泽
破空而来，洒落我全身。
我多想叫住她，多想说
停下，姑娘，请转过你
轻盈的身子，让我看见你：
先是飘飞的头发，像雾；
接着是柔荑般的肌肤，像
云。然后，然后

然后我会说，姑娘，我看见了光。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5 期）

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沈娟蕾

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我有了郊外的林阴道，
和刚刚飞过的一群白鸟。
远离了人群和书本，
让我看到落叶，
看到人家屋后的木槿开放时，
竭力抑制的羞涩。
偶尔经过的，是一辆父亲的脚踏车。
他刚洗过头的女孩挨在背后，
洁净得像是从稻田里走出来的。
看吧，一切与你擦肩而过。
只要我放开车把，任它撞向树干
或冲下河堤——
以结束我这个夏天的烦闷，
我靠近深渊时热烈的心跳。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4 期）

船

沈娟蕾

昨天的那只船还未开走，
泊在河边，像一桩未了的心事
苦苦等待着结局的出现。
结实的缆索，船舱，和船头上那个男人
在引诱我：
跳上来，抛下你的忧郁
如一件外衣。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出走的勇气。
但我渴慕着海的蔚蓝，
摇晃的甲板上，咸腥的风。
群鸟的迁徙浩浩荡荡，前往未知的国度
也许，我从未放弃水手的命运，
放弃每一次灵魂的漂泊，居无定所。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4 期）

运载阳光的鸟

张志刚

从草地上一弹而起
一只小鸟 一闪一闪
把草地上的阳光
重新载回到天空

一闪一闪地
一只运载阳光的鸟
越飞越高 越飞越小

变成一个黑点
变成一个针尖
就要刺穿天幕
飞到蓝天的背面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8 期）

风的指尖

张继芳

在天亮之前
让我们静静地转入自己
温暖的黑暗
让我们，在这亲爱的黑色鸟翅下
好像两个小小的盲孩子
在他乡的风里
摸到自己家门的木纹

仿佛摸到梦想的温度
摸到风的指尖

他们彼此认出
好像前世
那一滴找到大地的雨

一个睡眠悄悄地走向

另一个睡眠
风在说话，说你的眼睛可以看
说爱在
在风的指尖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穿越时代的丛林

张海峰

有谁能肯定说：
树木在冬天不感到欣喜？
没有鸟和人的搅扰
它们自由地高高站立。
雪后的早晨空气清冽。
有谁能肯定说：
茂密的叶子不是树木的累赘？
阳光洒满着雪地
它们再画上简洁的作品。
每片树皮都感到温暖。
我远远地就被它们感动。
我渴望和它们站在一起，
成为最普通的一棵杨树。
当我在雪光炫目的屋顶上
俯视微微呼吸的庭院
我会流泪：

“感谢你，生活
我的心是多么宁静 轻松！”

（原载《作家》2001 年第 1 期）

汪

张新泉

一只狗突然就叫了
在城市的一个小区
叫声使午夜显得空洞
“汪——汪汪——”平静而悠长
不像报警，也非唤友呼朋

不疾不徐，那狗叫着
耐心地用方言挠我
为我衔来三十年前
故乡的夏夜
把我的三居室，叫成一片
月光下的田垄
把身处世纪之交
睡在席梦思上的我
还原成院坝里凉榻上
那个满眼星辉的儿童

幼年时村头那条黄狗
就是这么叫的
就是用这样的“汪汪”
应和着婴儿的夜哭
述说农事的衰败与葱茏

从此夜到彼夜
隔着几十年的黑
睡姿未变，依旧一双失眠的眼瞳
岁月如无边的旷野
如云雾间冷冷的山峰
其间跑着这只黄狗
这只气喘吁吁的黄狗
从乡间跑入城市
从大街窜进胡同……

“汪”里该有寄意
可惜人都不懂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3 期）

凄婉也是一种美

张蕴昭

钟声远在天籁之外
月光映进纱窗
似蝉羽透明飘逸
我用手轻握
像握着薄薄的命运
哀婉凄美

月光如水 撞开记忆的闸门
一生中经过的驿站 暗淡、苍茫
晾在今宵 斑斑驳驳
颇有几分俏丽

盆花的疏影 横斜诗稿
萧瑟冷艳 楚楚动人
花儿有知 亦当顾影自怜

我如梦若醒
纷乱的思绪萦绕灵魂之弦
看风吹帘舞
心底悲凉之水 泛起粼粼波光
有星辰坠落
美艳绝伦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词：水仙

陈 超

一个男孩的累，沿初花的水仙升起
一直到达他光洁的前额。
往世的水，仅有的石子
在贫血中深入了冬天。

倒影中的危险是崭新的。
童年放学后的空教室
碎紫花的球鞋带儿……啊——
当“爱情”从一斤橡皮下消失！

空旷的操场上我等什么？
传错了的纸条儿又该怪谁？
我茫然，走上前……又放弃
啊，多么美丽的无告和无知！

花盆里的水使枯萎变得漫长。

暮色中纸船更压低了身子。
大耳朵的红小兵女排长
她来啦！盯着我贪长的颈子：
往世之水
至清无鱼。

（原载《诗潮》2001 年第 5—6 月号）

饮一杯绿茶

陈所巨

黄昏时分 一杯浓浓的绿茶
将我沐浴在悠闲之中
我看见桥在窗户外边
脚下仍是哗哗流水
也看见太阳 在石栏杆一侧
心不在焉

茶 让灵魂清清爽爽
那一片山野在兰花之中
也在透明的善良之中
只有些细小的错误
爬上两鬓 变成
躲躲藏藏的白发

茶的黄昏
飞鸟轻盈而光滑

如河水中的鱼和街上
偶尔让人眼睛一亮的
美貌女子
风从来都在看不见的地方
茶一样让人在不知不觉中
陶醉

冰清雪洁 或者蓝天白云
或者一个古代计时的日晷
或者一个心灵深处
美德的玉石
都清清亮亮地沐浴在茶水之中

在桥上
在茶杯中
有一首偶然袭来的诗
让我不知不觉地融化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在春天的叶子上写字

陈建新

在春天的叶子上写字，文章就绿了
阳光的笔，它的墨水就叫阳光
写字的时候很干脆，没拖泥带水
携带的感情也非常充沛

是的，能把文章做到春天的叶子上
需要多少才华以及勇气。通过
插入大地的木头从大地里拣出
那些叶子，从容地呼吸，思考
与阳光一起作文的时候，它们就
没再分开

甚至把自己的文章穿戴在身上，春天
风吹过来的时候，将些句子
或者段落，吟诵到远方，是谁感到了

一整座蓝天轻轻摇晃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6 期）

车过深山，我遇见谁的童年

陈染君

小轿车在深山尽情蜿蜒
白云深处
那缕孤独炊烟下面
我遇见了谁的童年

听到鸣笛声 竖起耳朵
像一只只野兔奔出草丛
你推我搡 又不敢上前

是谁还坐在那道低矮的门槛
还捧着那只缺口饭碗
还是那身哥哥穿小的衣衫
半山坡上，谁的手中
还是父亲递给的那杆羊鞭

母亲趴在大山背上

孩子趴在母亲背上
谁更像悬崖上的那条根
没有路
还在一步一步向上攀援

而山的那边
灯火中的歌声
是那样遥远
小轿车还在深山不知疲倦
那缕孤独炊烟下面
结满蛛网的
分明就是我家屋檐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听母亲叙说老家的死亡

陈染君

快要挨着年根的日子
只要给母亲打个电话
就能听到故乡
叶落的声音

母亲披着霜，不紧不慢地
往围裙上擦了擦手，说
莲花，菊英，还有老孔
她们都去了。你知道的
菊英比我还要小几岁……

我已经多次接过母亲这样的电话
我已经记不清
每年都有这么一串名字
仿佛林中落叶
一层覆盖一层 没有动静

母亲叙说着老家的死亡
就好像在说哪道田埂又崩了
或者哪家院墙又倒了一截
反正天一亮，就有人去修
但我可听出了母亲的话外之音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开 心

陈傻子

一个民工走在雨中大声唱歌
我听到两个女人
说他是在鬼哭狼嚎
这个民工旁若无人
既不撑伞也不快跑
他干吗要唱歌
他有什么可乐的
那么多有钱人还都在拉长着脸
他为什么要比他们更有幸福感
汽车驶来驶去
急急忙忙如丧家之犬
他在雨中那么开心
唱着歌儿打倒一切

（原载《诗刊》下半月刊 2001 年 10 月试刊号）

量 房 子

陈傻子

这么多年的积蓄
远不够买一套房子
我真有点心酸
但决不承认自己无能
毕竟我还借到了些钱
我买了一套房子

手拿卷尺我像一个大老板
量量长
量量宽
量量高
似乎这个地球就是我的
我并不比那些狗日的差

想到以后住在这套房子里
做些高雅的事

也做些见不得人的事
穿衣服和不穿衣服的样子
我就有点好笑
人嘛
房子里面和房子外面总是不一样的
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
总是不一样的
有钱人没钱人都一样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1 期）

这地方已经一文不值

杨 子

这地方已经一文不值。
水泥厂，加油站，阴影带着可疑的气味
压住了一亩一亩的冬麦。
土地，这被遗弃的母亲，
吃了太多的农药，脸色蜡黄。

光秃秃的小树林里，
斑鸠的叫声，仿佛临终的呼喊，
令人胆寒的虚幻。

风暖了。空气中淡淡的氨，
是这个农业国度最后的一点点气味。
一头猪冷漠地跟在汽车后边，走进傲慢的城市。

唉，命运终于给了严峻的安排。
当思乡的斑鸠从光秃秃的树林飞走，

它揪心的叫声会让一亩一亩的冬麦因悲痛
而生锈，死掉。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 期）

奔 腾 的 沙

杨 梓

腾格里的马群第九次越过贺兰山巅
阿拉善的骨渣刺痛世纪的天空
马蹄敲击着林立的楼顶
刚刚吐绿的树枝断裂于咔嚓声中
马的翅膀抖下令人窒息的沙
今夜 又有绿衣小孩突然失踪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8 期）

母羊的悲苦

杨 键

它跪着前蹄，
前颈伸直，
哀叫，再哀叫，
为了缓和疼痛，
它啃吃着青草，
哀叫，再哀叫。

啊，在蓝天下，
在广袤的原野上，
是一只母羊分娩的悲苦……

（原载《绿风》2001 年第 3 期）

换一个位置

杨小林

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我必须把自己的愤怒
念出来。像铁笼子里的老虎，听懂自己的啸声
相邻的旧人，他们应该把睡眠的鼾声调到最小

众多的发言中，如果我们只参与自身的活动
我们就能清楚血流的速度和自己心跳的声音

就是这样 站在镜子面前，我惊愕地发现
这影像更像沉默时的另一个人
我熟悉这个人，他来自民间

相传他是农夫的后代，他能在土地上合理地分配四季
关于一个寓言的故事，想起来就有些担心和后怕
仍然是一条冻僵了的蛇 让餐馆的老板娘
喜出望外。让从事生命的猎杀者发了
一笔笔横财。换一个位置

人，是由猴子变成的。老师说
猴子少了，人越来越多
没有朋友或者安眠药的夜晚，
我开始数数：一只猴子
两只猴子 三只猴子……

（原载《诗潮》2001 年第 7—8 月号）

惊 蛰

杨万勇

挎着羽箭 沙暴
还在窥视
零乱的家園

盲鷹的叫声在充血
上升的白鷺在赶路
通往春天的路上
谁 比一粒红尘更动人

沉醉于光明与黑暗的眩晕
人间的三月哟……

如果 迎迓小草
仍需要一些黑夜
让我匍匐吧
在苍白的纸上

用一生

划一道血痕

逼 阴影退却

大地晴出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10 期）

缓慢的长镜头（组诗选三）

杨晓民

无 量 寺 村

我在固始县无量寺村有一亩水田
那些无立足之地的人未必记挂它
十七岁之前我是一个农民
这土地的身份，钉在我的脚板上
在我离开无量寺村多年之后
那些无立足之地的人至今不肯俯下身子
在通往都市的长途汽车上
他们穿过我年年歉收的水田，冷漠、迷茫而坚定

乡 关

还是那几间土坯房，这是我二十年前的记忆
紫云英满坡遍野，我的乡村在飘摇中美丽

我的二叔、三伯依旧贫穷，我也无法分解他们口腔里的
异味

当然，新楼房是有的，我不否认新世纪广场上有关乡村
的雕塑

送葬的队伍远去了，我泪水里闪烁的不仅仅是一丝惊恐
还有羞惭，还有无边细雨中蚂蚁般的疼痛

那 时

那时我认为爱是惟一的

那时我以为全世界的眼睛都瞎了，只有我是雪亮的

那时我爱得不仅仅专一，而且有点专制

全世界的人是不是和我一样疯了，我并不在乎

就这样一厢情愿地满世界招呼

当爱失败时，我却拒绝了失败的爱

爱刹那间使人变得崇高也使人变得丑陋

我为此差点输掉了生活

三十多岁的时候，窗外的光爬满了阴凉的雨丝

我并不气馁

我从第一次的耳鬓厮磨中感受到貌似软弱的忍耐，以及

时间对所有苦痛的超越

爱不止一次，也不是一次性的燃烧

爱需要一生慢慢地打磨

这是我多年以后特别看重的发现

当我看见五岁的女儿在田字格上写着：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沸腾，爱会再来
生活也会继续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11 期）

爱 情

欧 亚

如果我要安全地走到对面
如果路上有个坑
如果我绕开
如果我掉进坑
如果我爬上来
如果你还在对面
那么
我嘴里含的泥沙
是不是叫爱情

（原载《诗林》2001 年第 3 期）

古堡

周舟

如果你相信岁月的手
请领回
这照花朵的步子走来的荞麦
如果你相信岁月的耳朵
请侧耳倾听：

剑戟的哑语
是深埋在心的祷词

这安宁的一日又被落日之手翻过

（原载《星星》2001年第2期）

悬崖上的囚徒

郑 玲

一头麂子

把身体弯成弓

挣扎于千寻谷底之上

它

在同什么样的命运斗争

——在一口一口地

啃断自己的

被夹住的那只脚

阳光有情

悬崖边的嫩叶

是故意洒下的芳香的赠礼

山林不欺骗

不懂得人

怎么会在晨曦的盛宴之下

暗藏凶恶的猎铗

不管孩童般的眼睛
如何害怕这地下伸出的魔爪
麋子也不会咆哮或狂嘶
它天生是一把
 音色沉缓的大提琴
只能为爱情相互呼唤
 或独自叹息
囚徒的孤堡
 不会传递这种声音

没有外界的救援
绝不可忘记自己
能用来抗拒死亡的
 还有一副牙齿
——它便一口一口地
 啃断自己的脚

纤秀如花茎的脚
轻捷似流星的脚
每于甜睡中初醒
无邪的陶醉便从脚心涌动
飞扬的喜悦便从脚趾上升

而今浴血荆丛
 将要与完美的身体分离

被弃于腐草
为虫蚁所戏弄
最后成为一小块流浪的白骨

即使是上帝的怜悯
也只是一滴软弱的泪
惟有萧萧悲风
明白这自我伤残的英勇
伴着它
如此可怕而从容地
争取自由！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 期）

埋在金字塔中的期望

郑 敏

从我朦胧的心里：走出来，走出来吧
柳芽在探头，鹅黄色
为什么你将时间锁在金字塔内
让烛光照入那死寂之国

金色的书
页页记载着计划
但何尝实现
只是抚慰了我的心

我将这扇门掩上
轻轻，不惊动灰尘
只是，墓
早已被盗空。

（原载《诗潮》2001 年第 3—4 月号）

痕 迹

郑 敏

黄色的沙发上留下坐痕
白兰花的杯上留下茶渍
惟有时间的脚步没有留下足印
它已经走出这间静寂的客厅
消失在门外，画上句号
我呆呆地听着，竟没有一声门响。

（原载《诗潮》2001 年第 3—4 月号）

记 忆（第二部分，节选）

林 莽

寒冷冻僵了鸟翅

那是那一年，那时间并不久远。那时我们还都年轻，那年我们只有离家远行。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那年的寒冷让我们从肌肤到内心都已冻透。

我至今也不会忘记，那些年的冬天人们是怎样度过的。父亲被胃病折磨得几乎站不起身来，他走路轻飘得如一片羽毛，但我也知道他内心的压力比铅还重。尽管那些贴满墙壁的标语纸已在风雨中飘零，但它们颓败的招摇依旧在梦中将我惊醒。

那一年寒冷冻僵了鸟翅，连同一代人的青春、希望与梦。那一年，在白洋淀，在华北的水乡，我的内心也听到了冰层冻裂的轰鸣。

黄昏的寒冷冻僵了鸟翅，它们抖索在枯叶的苇丛。我看见，一只狐狸彳亍在冰面上，那近在咫尺的危险，使人与鸟都感知了内心的寒冷，多少颗稚嫩的心冻僵在那个多雪之冬。

我听到了那轰隆隆的震响，当黄昏降临，湖面上的冷风狂吹，那一年我刚刚二十岁。

那一年寒夜也收敛起期望的翅膀，在一封封通报平安的家信中，我听出了那座古老的城市，也发出冰层即将冻裂的悲鸣。

.....

泪 水 的 湖

她来了又走了，那些灰暗岁月的情感被一阵风吹散。春日的淀水一片迷

茫，春天的离别也如那片薄冰的利刃，它切断的不只是刚刚萌动的情感与希望。

那些浩渺的湖水，是怎样抚平了我心头的创伤，芦苇的倒影中有鸟儿幻觉的翅膀。那源自心灵的向往不只是寄托，而是真挚的祷告。无法抑制的激情，在夏季暴涨的淀水中呼啸。

那些年，我关注报纸上的第一行字，我想从字里行间寻找命运的转机与指向，寻找词语后的空隙与曙光。太阳升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但那每天升起的太阳在把什么照亮？

把桨举向空中，寂静在远方倾听雷声。在船只转向的一瞬，飞离的鸟儿把苇秆轻轻地摇荡。在那些忧伤的青春，水乡的风吹飞了白色的苇絮，也吹落了我心头的泪。

在多年后的今天，在偶然的瞬间，我心中依然会闪过那些隐秘的感伤。

不知为什么，在多年后的今天，我
依旧怀有它们再次降临的酸楚与渴
望。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4 期）

是是非非的蓝

林 雪

这是你的心境：橙，橙黄

黄字转头空

蓝是靛蓝，蓝得是是非非

（契约如此）

一只手就这样摘去肖像上的双眼

这幅黯淡时光里的圣像

能看见什么？

遍地的无视

风沙中的禅

一百元人民币。一幅画的价码

使我停步：我在心跳，我在看

火的嘶鸣在我的头颅内尖叫

那些鱼眼中的大地，死黑的山

都在烈焰的气流中上升，弯曲

又灰暗又褴褛的人们站在那儿

衰老、疲惫，透出惊人的美

在他们之中我看见了自己
无法更改的贫困，经常被嘲弄的节俭
这张外省人的脸
这副外省人的口音
源自小镇的、不好不坏的习性

高空之上的几月，省城的星期日
空气中弥漫的懒散有我的一份
街头上张扬着虚假的繁荣
一个歌手在流行歌中撒娇
需要你，我是一鱼
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
游来游去

这首歌难度不大，已被唱开
我曾在做作的聚会里
唱过它们。我的嗓子，我的心
带·着·一·种·隔·阂。一种永远的隔
我唱着它们。那些比例和份额
都在上升的中产阶级告诉我
没有谁真正为爱去死
在这个年月，生活还是死亡
这事关秩序

我还在等待奇迹。我的秩序
因诗歌而混乱
秩序伤害着我
缺损在那幅画面深处的弧线上
模糊的道路，明确的灾难
我抵触的婚姻还在半路
而爱情，已到达一生的峰巅

迟来的秋季，深邃天空的那种深
快让人睡去。让一切因秩序受益的人
继续着他们的受益
我的秩序用痛苦衔接，包含一切
我的痛苦是细节
我因为经常的痛苦
对一切更加珍惜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10 期）

风中的桃树

宗 鄂

桃花一开风就来了
风是北方刺骨的流言
令早春的心乍暖还寒
遍地都是被揉碎的落英

过早地绽放和摇曳
其实是一种不幸，你与
路边最先探出头来的小草一样
明知会遭受粗暴的摧残
不等待也不观望
大胆吐露胸中的块垒

尚不见枝繁叶茂的景象
惟你孤独地站在窗外
不顾风的喧嚣与摆布
令人坚信你的真实与执著

在临街的花圃之中
你是劫后的余生
是惟一的幸存者了
你是我窗前仅有的生机和慰藉
因此，刮风的日子
是我最揪心的日子

侥幸也罢残存也罢
绝不能放弃生的权利
我就守望在你的身边
呵护着你也是呵护我自己
看你紧紧擎着手中的花束
不屈的灿烂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4 期）

固有的声音（组诗选四）

郁 葱

笔 迹

笔迹留下了，内容是空的，
而内容对于我们没有意义。
那些矫情的语言很快会成为回忆，
而那笔迹却能带我们走到
更远的地方。

我其实想到的仅仅是发自一个城市的函件，
不用打开，里面的语言沉默着。
在我们富有激情时，先别去寻找理智，
年老时，
我们有许多时间——把它打开。
它什么都会为我们留下！

牵 挂

一个词汇成为我的陷阱：牵挂。
这个词空泛、空洞、空旷，
这个词有时像哲学，让你觉得生硬，
这个词有时像暧昧的霓虹，
把所有的色彩都给你，又没给你任何色彩。
而你体验这个词的时候，
便可以忽略那么多美好的声音。
其实更多的时候，不是你所牵挂的那一切
需要你的牵挂，
而是你把牵挂当成自己期待中的，
不可或缺的幸福。

那些日子一定很漫长，
而如果是很短暂的牵挂，
你还牵挂什么呢？

最好的爱其实是一种残酷

我所经历的那些日子像是梦幻，
有许多幸福的针叶，
和一个充满启示的早晨。

我知道，最好的爱其实是一种残酷，
这个日子过后，不知道什么经历，
还能使我们充满激情。
在傍晚那金色的山顶，
我们看着一只飞鸟将一枚草叶
衔进一棵白杨树顶端的鸟巢，
而我们，仅仅只能滴下一滴泪。

我们真的要感谢沉沉的夜

夜晚，许多深沉宁静的声音愈加甜美，
你的歌悠远而低沉，
像诉说着力量、喜悦与沉醉。
在夜的姿态里，我们接受着洗礼，
而你的轻吟，
成为瀑布下浑然忘我的圣诗。

那时，我们感受着溪谷的不断跳动，
并激起一缕缕洁白的波纹。
我们真的要感谢这沉沉的夜，
让一切静谧和喧闹，
都成为我们掩饰着的欢乐。

不，我们为什么掩饰和矫情，
当凌晨来临时，

幸福和快意已经布满我们周身！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11 期）

尖

树 才

一棵柏树的梢是尖的
它的尖，来自它的生长

一根缝衣针是尖的
它一闪而过，不留痕迹

一座教堂的顶是尖的
它是人造，人爬不上去

我无法想象一片海洋
或一个湖泊的尖

海洋需要它自身的平阔
并让潮流无休止地涌动

孵生大鱼，小鱼，藻草……

吞灭船只，吐出火山岛……

人心啊，它惦记着极端
它望见天上星星的芒刺

星星的芒刺也是尖的
教堂的顶再尖也够不着

一颗星是另一个地球
一次极端是另一个远方

教堂的顶始终是尖的
那个远方始终抵达不了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怎样的未来

树 才

是一种怎样的失眠，使你
铁了心，要嫁给我？
是一种怎样的病，让我
毁了身子，也看穿了未来？
“我们恋爱了这么多年……”
你说，像嫩芽儿刚被掐走。

省略号似的一天天。苦中
有乐，两只生鸡蛋换一份煎饼
果子。一口气跑上十四层楼……
发烧的心把西北风挡在体外。

“你以后会懂我的话……”
我说。在命里伏下这么一笔。

日子给日子打补丁。吵吵

闹闹，都不要紧。结了疤
爱情的血照样流得欢畅……
两片树叶掉地上难以生根。
“未来还未来……”
而你，正盘算对它的迎接。

但那是怎样的未来，使我
心惊肉跳，睡不好觉？
但那是怎样的未来，使你
一边晒太阳，一边像虚脱？

“我懂了你当年的话……”
一棵树，也快白了头。

（原载《作家》2001 年第 4 期）

生活对我已足够仁慈

哑 石

生活对我已足够仁慈——
能在地球上拥有一个家
女儿小鸟般调皮
母亲和妻子也很普通、平易；
每个房间里 我都可以爽朗地说笑
就像可以为某件小事低低吸泣；
有时 我梦见
一片海水悬在地球上空孤独地嘶鸣
醒来时身躯仍微微发烫。
而秋日里 当我甩手走过这片街区
脚下落叶会簌簌围拢过来
我相信 在另一处
它的命运不是我能随便惊扰的！
——确实 生活对我
已足够地仁慈……暮色中
我曾以为那个慈悲者疲倦地远去了

像河流 或尘土的记忆……
但现在我已能从灰烬中站起来
嗓子平凡得有股泥土的腥气——
是的 我已反复看见
大地显露着灌木般不可轻侮的蓬勃
这热情深不可测
它 使目光由混浊而至清朗
灵魂 也隐隐奔涌出粗壮的气力；
相信吧 一个真正的人
乐意领受生活绵绵不绝的仁慈
也敢于请求：让我
与那些衣衫褴褛者站在一起吧！
让我遭遇他们的遭遇
颤栗他们的颤栗——只有这样
月光花粉处女般燃烧之时
我们才能看见那有幸看见的
而骨头 也将钻石一般硬朗、静寂！
（星光下的新生者
舌尖默默涌溢出开阔的暖意……）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4 期）

记录一场春雨

柳 沅

17 点 31 分

这场濛濛细雨
是为我而下的吗
它们绕过山峰和山峰
带来了倾听

哦，这场濛濛细雨
是为我而下的
那高一声低一句的檐滴
使天空和大地的交谈
对答如流

必然的黄昏

一场偶然的雨
我躲在家里
好像呆在岁月的外面

当喑哑已久的河流
找到琴弦
窄小的陋室
因无边无际的雨声
而辽阔起来

18 点零 7 分

于庞大的集合中
渺小地坠落
仿佛一尾或一群鲟鱼
在我的头顶上甩子

我想：要是雨水再丰沛些
说不定它们就会游进
谁的梦里

这笨拙的夸张使我兴奋
使那些逝去的先人
从半空中
不间断地倾倒着

成吨的玉米和麦粒

暮色的帆篷缓缓降落
夕阳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抛下铁锚

20 点 12 分

内心的世界愈加宁静
沐浴在空濛的雨声里
树的每一个站姿都有悟性
山的每一个坐态都有禅意

真应该独自一人
去这样的雨中走走
置身于它们中间
撑伞是一种罪过

真应该和它们一样
平和而又从容
即使遇见女王和教皇
也不会绕道而行

我被笔下的文字感动
就像这场雨

自己把自己淋湿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2 期）

飞雪下的教堂

娜 夜

在我的办公桌前 抬起头
就能看见教堂
最古老的肃穆

我整天坐在这张办公桌前
教人们娱乐 玩
告诉他们在哪儿
能玩得更昂贵 更刺激
更二十一世纪
偶尔 也为大多数人
用极小的版面 顺便说一下
旧东西的新玩法

有时候 我会主动抬起头
看一看飞雪下的教堂
它高耸的尖顶

并不传递来自天堂的许多消息
只传达顶尖上的一点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5 期）

最高意义的欢乐……

荣 荣

最高意义的欢乐总鲜为人知
它藏得那么深
像事物隐秘的核心

我戴上各种眼镜窥探
一次次刨去事物粗糙或坚硬的
外衣 却总被一大团
耀眼的光芒遮挡

我所追寻的不是光芒
但一定在光芒的背面
沉静 平淡 从有趋于无
我感觉到了 却看不见

像一个失败者
我的四周堆起厚厚的尘土

经过的人说：“瞧！
这痛苦的女人 一生都在找
不存在的东西。”

我无力辩白 尘土封住声音
人们在大地上移动
而我想上升

越来越多的羁绊
越来越深的撕痛

我想我抓住它了
它原本就是一个虚幻？

（原载《诗刊》下半月刊 2001 年 10 月试刊号）

哭 声

宫 玺

静静的夜
远方传来哭声

风说
是树在哭

树说
是风在哭

山说
是石头在哭

石头说
是山在哭

我说，别争了

是我的耳朵在哭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3 期）

石头的声音

宫 玺

即使在勒令石头说话的年代
石头也不曾说话

不是不会说，不是无话可说
石头自有石头的品格

那刻在石头上的文字
是强加给石头的思想

那石雕的种种形象
是对石头的歪曲

你可以敲碎他
但不能逼他说话

他的话只对沉默者说

只对孤独的倾听者说

当我从远方带一块石头回家
我听见石头说：“这是缘分。”

当我有一天想抛弃这块石头
我听见它说：“早知如此……”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3 期）

灰棕鸟之歌

姜 桦

灰棕鸟是大海永不沉落的尘土
是万顷滩涂秘而不宣的语言
尤其在黄昏，晚霞尽散
只有它们把自己留在天空

我亲眼目睹了它们的飞翔
我听见雷霆，听见一万头野牛的追逐
一颗秘密的种子从高处落下
它停住——它在大海上生根

目光的高处长着多年不死的羊齿植物
它包含着热泪、包含着生命的隐忍与孤独
它是大海的，也是陆地的
它正和我一起尽力挽留白天最后的光亮

它还留住了我的诗歌。大海仅有的阴影

让它在树林和滩涂的更高处展开
比梦更深、比夜更暗
它阴蓝的鸣叫将把大海的心思穿透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7 期）

青海湖：蓝

胡 澄

1

青海湖：喜悦是蓝 忧伤是蓝
爱是蓝后面的蓝

青海湖有一千道蓝的重门
我却是她眉心惟一的白
——一颗无法以泪水溶化的盐

2

青海湖的蓝 是我脸上的表情
是我眼睛里的光芒
是我一声一声无声的呼唤

青海湖有多少道涟漪
我心上就有多少道皱纹

3

背靠雪山的白
面临苍茫的空

我左手是水 右手也是水
要怎样合抱
才能抱住地平线上渐走渐远的一个身影

4

蓝色的身躯躺在褐色的土地上
我的梦比身躯还蓝

我多么希望蓝是一个动词一种速度
以渗透的过程 将红橙黄绿黑
……合而为一

（原载《兰州文苑》2001 年第 7—8 月号）

水 边 书

胡续冬

这股水的源头不得而知，如同
它沁入我脾脏之后的去向。
那几只山间尤物的飞行路线
篡改了美的等高线：我深知
这种长有蝴蝶翅膀的蜻蜓
会怎样曼妙地撩拨空气的喉结
令峡谷喊出紧张的冷，即使
水已经被记忆的水泵
从岩缝抽到逼仄的泪腺；
我深知在水中养伤的一只波光之雁
会怎样惊起，留下一大片
粼粼的痛。
所以我
干脆一头扎进水中，笨拙地
游着全部的凛冽。先是

像水蛭一样在卵石间黑暗着
卑微着，接着有鱼把气泡
吐到你寄存在我肌肤中的
一个晨光明媚的呵欠里：我开始
有了一个远方的鳔。这样
你一伤心它就会收缩，使我
不得不翻起羞涩的白肚。

但

更多的时候它只会像一朵睡莲
在我的肋骨之间随波摆动，或者
像一盏燃在水中的孔明灯
指引我冉冉的轻。当我轻得
足以浮出水面的时候，
我发现那些蜻蜓已变成了
关系如睡眠的几片云，而我
则是它们躺在水面上发出的
冰凉的鼾声：几乎听不见。

你呢？

你挂在我睫毛上了吗？你的“不”字
还能委身于一串鸟鸣撒到这
满山的傍晚吗？风从水上
吹出了一只夕阳，它像红狐一样
闪到了树林中。此时我才看见：
上游的瀑布流得皎洁明亮，
像你从我体内夺眶而出

的模样

（原载《作家》2001 年第 4 期）

暖 风 南 倾

赵 霞

清晨吱吱刷牙，下午兢兢读书，
舔一口喜剧的白糖，嗅一丝男女的醋香。

再剪指甲，掉下十弯月亮。去院落，
摘下衣架上晾干的豆荚。

兰花迅长，好似我们未来的喧天娃，
太阳时退时显，哪里学来的狡黠？

你将胡须在水斗逐个敲碎，又去跑步
把球鞋的泥底左右翻出。

暖风南倾，拽歪你绚烂的菟丝发，
你咧嘴浅笑，春天就像纸鸢般跟随。

（原载《诗林》2001 年第 3 期）

风遇到树叶

赵丽华

风只有在遇到树叶的时候
它才是轻快的
絮叨的
它说了很多可有可无的话
做了很多毫无意义的事
它是那么不厌其烦地掀动着树叶
一片又一片
一遍又一遍
漏下来的光挤着斑驳陆离的影子
叶片偏转着身子
……在这种乐此不疲的游戏中
我仿佛看到了另外的快乐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2 期）

你必将看到这张纸

赵丽华

你必将看到这张纸，上面满是一些你不想
说出的语言

你必将看到潦草的命运背过身去

眼睛里满是呆滞的白光

你必将看到你钟爱的瓷器

变成一地扎人的碎片

你必将看到风像风一样漫无边际

漫无目的，无助地飘啊——

你必将看到在熊熊火焰中

树枝惊叫着，变成了灰烬……

（原载《诗刊》2001年第12期）

补 丁

赵贵辰

读报：毛泽东生前在中南海，有一件穿了 20 多年、打了 73 块补丁的睡衣。

共产党人是喜欢补丁的
用那么多太阳缝补住黑暗
用那么多月亮缝补出光明

毛泽东
是个喜欢补丁的带头人
跟补丁一块睡觉
跟补丁一块办公

缝补住奢侈
缝补住歪风
缝补出廉洁勤政
缝补出焦裕禄、雷锋……

我也想用他的补丁补补
我是共产党人
我不能用吃喝玩乐补空虚
我不能用跑官买官补昏庸
我不能让信念破破烂烂
我不能让理想千疮百孔

我补在人民的睡衣上
我不是旗帜
我要为人民的安稳堵塞漏洞

（原载《飞天》2001 年 10 月）

冷雨敲窗

赵洪祥

我和妻子以厂为家
没有花前月下，只有行色匆匆
一台劳模用过的旧机床
伴我俩走过了 20 年

现在，劳模正躺在急救室里乞求开刀
而医院还等待着没有着落的押金

妻子因下岗而憔悴的脸上
也溅起一波又一波忧伤

但我要坚强，要筹划用薄薄的积蓄
度过长长的生活。我知道
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用来衰老

冷雨敲窗 整座城市都满腹辛酸

人们在晚报的中缝寻找谋生的饭碗
一抬头却看见电视上又曝光了一个贪官

（原载《诗刊》下半月刊 2001 年 10 月试刊号）

鸽子

草人儿

一群鸽子
突然转向的鸽子
倾斜的身体被阳光涂得很亮

像空中一把飞散的金币
让我看不清
阳光背后
究竟有多少幸福

（原载《星星》2001年第3期）

鸠毕络肆^①

俄尼·牧莎斯加

鸠毕络肆，秀美的
绣花荷包
在少女的腰身上
晃来晃去
不知道，那里面
到底装了多少天真与烂漫
鸠毕络肆，亮丽的
绣花荷包
在姑娘的腰身上
晃来晃去
不知道，那里面
到底装了多少情歌和羞涩

鸠毕络肆，饱满的

① 鸠毕络肆，彝语音，指彝族妇女的随身绣花荷包。

绣花荷包
在年轻妈妈腰身上
晃来晃去
不知道，那里面
到底装了多少辛酸和甜蜜

鸠毕络肆，干瘪的
绣花荷包
在老女人腰身上
晃来晃去
皱巴巴的了，但那里面
不知道装了多少惆怅与怀念

当我作为一个男人
懂得这些的时候
啊，鸠毕络肆
才发现，自己
早已苍老。除了深深的叹息
叹息中，我才醒悟似的
一巴掌重重地拍疼了大腿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2 期）

我的欢愉

徐 江

1

已经许久未想起
那冬春的日子
枯枝 迎着光 在雪后的校园
在风沙里 闪烁
残存的叶子发着暗 滚过
大地 青春 身影

有那么几天
我还曾坐在阅览室里 聆听
外面电线的呼啸
空阔的室内 有微光

自窗口泻到桌上

屋尽头 有少女 掀响书页
我写 最初的诗

2

已经许久未想起
郊外草木的潮湿
露珠 那些不成熟的爱 泪水
血 童年

我还看到过几次
天上漂亮的云霞
红的 在飞 在流动 在流逝
我和妈妈一道
在后面走

3

已经许久未这样深地
听到 蝉鸣
秋夜 寂静中突然驶过 摩托车声
以及隐约的喧声……

总是 无法预料
什么已逝 什么

得以保存

写作的生涯仅赋予 我检索遗失的能力

我愿意和大家谈谈麻雀（小时候我们捉不到它）

和有一次我在封冻的湖上

见到了朝阳

4

无法预料新的痛苦 惊喜

每天我坐在桌前

有时警醒 看见 窗外漫天星斗

焕发着 希望

我哭了 在朴实的物质面前

那些绸缎的湖 那些

女性般灿烂 涸湿的 绿地

我们存在着 认着

美妙的一切

回忆着 并述说不尽

5

我在想

拼命地想啊 想

或许 这就是我所有的欢愉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9 期）

纳木错

徐南鹏

纳木错

一只丢弃在阳光中的铜号
停了下来

“欲望是没有尽头的
双脚，永远有爬不完的坡”
停了下来，纳木错

像远征的队伍，驻扎
在高原，数数星星，想想
退不回去的故乡古厝

纳木错，停了下来
这部卸下发动机的庞大机器
把梦想悬挂在云中的狮子

我只看见强大的蔚蓝
从西藏伸过来的手，掠夺
南方全部的梦想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拉 萨

徐南鹏

看好这把光的梯子！
连接雪的冠冕和内心的高地

我完全弄丢了声音和歌唱
只剩下热血 点亮
十万盏酥油灯
大地垒起高高的羊头骨
一万座雪峰 托举
心中一座神殿

春天运送来这么多的阳光
天空再次显得拥挤
怀抱经书的人还在路上
我已经醉卧
在青稞酒的醇香里

现在，请洗净你的身子
帮我看住 惟一的这把梯子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折 子 戏

桑 克

1

在世界边缘，不是件舒服事。
关键是我们不知道核心发生了什么
下流星雨，还是刮恒星风
诸种问题日夜折磨着胆小的巫师。
他幻想他在纸牌上编造的戏剧
可以骗过肥胖的巴尔扎克
甚至长出青枝，越过高高的楼顶。
给我们繁荣的安慰，给我们一个
惊喜，如果我们的脑袋被大麻变轻。

2

在楼道里，我们又看见这张

灰色的脸，不过她的眼袋是去年
织出来的。或者象征了我们对她的歹意。
关于血型和星座的预言，我们坚信
绝对是可以兑现的，像吹牛的辛巴达
把月球的旅行背景换成了大海。
我们在设想中已活过无数世，她也有
许多名字和身体。我们怎么测量？
——通过我们善于撒谎的表情。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7 期）

盐味的库布其

殷 杉

沙以盐的形式沉眠着深夜
太阳让树哭泣着弯下腰去
沿着传说往上走 我看见
失败的英雄和死去的马
在一堆堆盐里腌着
他们的目光望着一条大河

从民间抬头 盐蜇着伤口
盐离春天和水不远
许多人用简洁的语言说起盐说起
消失的村庄和盐到处丛生的草滩
想着相依为命的家园临行时的牵挂
许多人看着盐就想哭

库布其 用盐水稀释着火焰
稀释着血和草色

盐怀孕分娩的稚拙技巧 让树和声音
在深夜叩响我的房门

在库布其的一个晚上
追随我来的爱情伏在身上告诉我
她的眼睛里也有了咸味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4 期）

蔚 蓝

殷长青

你看到蔚蓝——
一首诗从一张白纸突然凸现
或者大地的一次突然花开

你看到的蔚蓝——
是一双严肃、单纯的眼睛
是眼睛里的天空或者大海

是一支爱情的歌，悬止在
天空，是被海水洗净的
女婴，哭声响亮——

你看到蔚蓝——
你就是被风吹醒了的一只孤单的鸟。你看到——

一个人在你体内踮起了脚

一个孩子奔跑着举起了手
黑暗一点点流走，像一种光辉
尽管你会死，会像风一样
吹散。蔚蓝和你在一起
你看到的那双眼睛会和你

永远在一起。蔚蓝——
是干净的，赤裸的
以至于就像是永恒

你看到蔚蓝——
你的灵魂就会破壁
像风从黑暗中涌出！

你看到的蔚蓝——
就是最后的诗歌，在时代的
山冈，赋予我们献身的热血！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街 道

莫 非

碰巧是你。街道两边的人顾不上两边的事情。挨家挨户的自行车睡在一起。白杨树最细的嫩芽触动了脆弱的心。那些难听的话

脏了河水。我发现人类的良知很多时候派不上用场。很多时候被弄丢的东西找上门来，打着伞说雨过天晴只是借口。一两颗星星

躲在郁闷中窃窃私语。是你碰巧看见，有人在别人的门前眺望未来一盘要输掉的棋，在残局中挣扎

一句双关语，成了推不开的窗子时间就这样停止。没有了时间的人

在料想不到的地方，放慢了脚步

（原载《诗潮》2001 年第 1—2 月号）

上 班

晓 林

用第一缕晨曦
打开教室的锁头

一群欢快的小鸟
飞进林子里
开始晨读
你又站在四条腿的旧讲桌前
让两条腿的黑板上路
为孩子们背去急需的食粮

衣袖白了
那是霜
衣角白了
那是雪
鬓发白了

那是大山里一晃的岁月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读图时代

耿翔

坐在秦岭的南坡上
我一个人，把山脉的走向研读
握进手心里的汉字，是块摩崖石刻
擦伤一群飞鹰的翅膀，我的目光
在草木也无法抵达的裸岩上
盯住一块原始的化石

如果没有记错，它痛苦的样子
很像一只临产的母鹿
它深褐色的羊水，让太阳失血
也让岩石拥有血液
一年一年，从山的骨头里
流来一条饮马的河

秦岭，藏起你越来越少的群落吧
让我从活着的裸岩上

听历尽劫难的鹿
如何在人类身边歌唱
这时，我应该像一位蒙童
坐在秦岭的南坡上
读出山脉的走向

如果有泪，还从苦涩的眼里流出
我会把裸岩上的鹿，画成大地上
一幅阅读生命的图像

（原载《北京文学》2001 年第 7 期）

春 天

耿国彪

我必然要返回那个春天，生命都渴望登场
许多蒙尘的岁月把一盏灯放在房间角落或者沉默的水底
对岸的悬崖。一朵桃花加速开放
母亲的泪水在思念的事物里珍藏，光在上升
大众的火使世界再度宁静

聆听一声鸟鸣，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春天的树
在沉默中饲养坚硬的沙砾。钢琴的键盘上，流水正在清
洗鸟翅

故乡。田野。村庄的温柔漫过天空
还有什么没有萌发？这一切多像一场比赛
前方晃动荣誉和奖赏，后面聚集失落和悲伤

轻轻送走睡眠，痴情的少年翻开大地的书卷
他用烛光擦拭古老的歌唱
他执意要看到阳光和幸福

谁能说清其中的秘密，火把照亮了前途
而身后依然是无法放弃的黑暗

春天。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它使人想到翅膀
想到骤雨之后的彩虹，沉积多年的一个亲吻
由相逢到分别，春天总是最先抵达诗句的内心
在三月，一只蜜蜂落在比喻的花蕊
大风吹来，凋零的是一段残梦，不能痊愈的悲伤

那些赶路的人把春天放在背上
把一片叶子放在嘴里，这自然的笛子婉转悠扬
将孤独一点点吹软。
而暮色、刀锋。一些寒冷的植物踏上卑微的门槛
在阴谋得逞前先被感动

推开蓝色的窗子，节日里最后抵达的人手捧玫瑰
往事如烟，所有的爱情洗尽一年的积尘
我深信梦中歌唱的时光必将到来
现实、梦幻人的两重天地必将在春天聚合
最初的脚步和最终的结局也必将指向一边

（原载《北京文学》2001 年第 6 期）

我的江西

凌 翼

江南西道
绵延苍莽的群山
一道
赣江的刀锋
割去
东篱下的枝蔓
青云谱的芭蕉

周濂溪的心池
种上一株莲
笔已耸立成山
墨亦流淌成河
滕王阁上
一个少年挥袂而去的身影
使江水空流了千年

鄱阳湖

这只天底下最靓的青瓷瓶

朝向长江的瓶口

溢出

青瓷的色泽

江西 江西

一片青山绿水的云裳

盖住大地的心跳

盖不住杜鹃鲜活的歌喉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2 期）

我在大街上看见阿米

郭献宝

我在大街上看见阿米
清丽脱俗 明眸善睐
那是昨夜的大街
我看见昨夜的阿米
在我昨夜的梦里

两只羊角小辫
依然是冲天的顽皮
身经“百战”的少女
自有木兰的英气
墙上的年挂作了她的封面
片片日历叠成小小的纸船
美丽的少女
穿过春天、花丛、青草和野地
空气里弥漫着发香和欣喜

直到一个秋天 日历翻尽
黄花满地
月亮爬上少女的忧郁
离别的月台 不见月光
执手相看夜色
一朵湿漉漉的玫瑰
渐渐远去

我在大街上看见阿米
昨夜的风景
回到梦里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一根烧焦的木桩上落着白雪

梁小斌

一根烧焦的木桩上落着白雪
白雪，将我去年留在它背上的指痕
勾画出来
我想问这使我细细凝望的颗粒
究竟是什么
这时风将一张别有树条的叶子吹到
栅栏上要我签名
这报春的通知书上没有提到木桩上的事情
那不是雪
我们全看错了

现在已经过了欣赏昔日落雪的时候
远方有春天
将伴随钟声而来
当我把那张报春的通知挂到另一户人家
的栅栏上再走向庭院

被钟声震落在地的正是木桩上的
颗颗白雪
直到被脚步踏黑

（原载《北京文学》2001 年第 6 期）

两种温暖

梁小斌

树根已经被劈成柴禾就不能再劈了
劈树根的人先是蹲在树桩上琢磨
我不用火，这树根能否给我第一次的温暖
于是，他开始挥动斧头
树根的浆液却像火星一般溅到他身上
在他的棉袄上燃着
他只得脱去棉袄
而那正爬在地上睡着的长长根须
被斧头惊动后一跃而起
掠过滚动汗珠的白色脊背
他毫不退缩
伸展肢体
把这树根深藏着的温暖源泉全部汲取干净
柴禾，就是树根暖意散尽后的残渣
面对着残渣
把这不能再劈的树根送给有壁炉的人家

壁炉里的火，
像是被谁修剪过的红绸在悠扬地飘动，
令壁炉外的人朝火走去
迎向红绸拂送出来的第二次温暖
他昏昏欲睡
握在手上的书烤热后掉到了地板上
如同沉重的红薯
主人惊醒后在问
这是什么火，
一定已被谁嚼过了
这抽走了叶脉的红枫

（原载《北京文学》2001 年第 6 期）

辽 阔

黄 钺

.....

在北方一夜的秋风就白了无数的头颅
还未起程的大雁正在连夜收拾行装
在南方沉甸甸的柿子正在圆满最后的金黄
鸟叫声在深山已显得更加空旷

在赤坎我此刻正静坐时间的窗前
默数着季节的马蹄
我目睹一只最后的秋蝉在大地的唱片上
拉完了最后一段琴声
(田野之上成熟的豆荚
如饱满的语言)

在唐诗中轻舟一不小心就过了万重关山
巴陵道上
踽踽独行的毛驴也渐渐淹入浓重的山中

在夜晚静静的月亮升上心头
桂花闲闲地落下
是谁思乡的泪滴如一枚古老的灯盏
是谁翻遍记忆拍遍栏杆望尽天涯
是谁察觉一地翻飞的落叶
那无情的姿态正是我们真实的内心

（一队悠闲散漫的野鸭
正拍打翅膀掠过低低的天空）

而那首熟悉的民歌声里
那空袤辽阔的大草原
此刻又是谁在那无边的水域收拢渔网
谁那行清晰又朦胧的车辙
此刻正被无尽的风景
引向平静的远方

放眼远眺在这苍黄颜色的大地
哪一种美酒刚刚来过
那风吹草低的麦地
谁正向生活垂下黄金的头颅
在浑圆的落日将要点起最后的烛火
又是谁在此刻撒开那满地的梦境
在每一条大河的入海口
浩风扑面的帆影点点

谁的诗句在我们心中涌起又狂风荡去
在长江在黄河在每一条奔腾不息的血脉
又是谁在最后的时刻
总把辽阔解说得那么平静又大度
.....

（落叶满山的啰嗦里
那条汨汨的泉水终于越来越近）

（原载《新诗人》2001 年第 2 期）

大地复苏的声音

黄金明

我知道一棵树的声音动用了每一片叶子
歌声从大地的深处传来
你瞧，一个苹果坠落的声音多么美
它偏离了道德的喉舌与美学的轨道
与我所有的诗篇重叠
我知道一棵树就是一道寂静的河流
我头脑里的冰块在碰撞、消融。梦中的大海
已从胸口涌上指尖，我听见了每一滴水细微的呼喊
在春天黑暗的根部，在夜莺的咽喉深处
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
我头顶上的阳光正在不断堆积、上升
一群工蜂齐喊着劳作的号子
我听见了大地复苏的声音，沾有雨水的味道

（原载《诗刊》2001年第8期）

爱情是樱花的味道

黄殿琴

从一滴水中走出来
雨夜全属于我
从厮守的日子走出来
归宿全属于我

层层裹紧，创伤
就不为人知
心田被舌尖吻破
沉醉就越来越薄

在你坐过的地方坐一夜
连哀伤都宜人
在你没有绿阴的城堡里
让我的渴望死掉

层层裹紧吧，那背影

就在怀抱那爱情啊
就是樱花的味道
飘零的樱花的味道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9 期）

女人躲闪不及

阎月君

马路穿过马路
女人穿过开阔地
看着雪下着雪中弥漫着忧愁的旋律
女人开始犹豫
女人躲闪不及 像初恋
是一生中的旧物 逃不出两个去处
——垃圾场和墓地

两家是近邻 一个是另一个的亲戚
大家围坐在一起
热热闹闹的一桌筵席
——中国式的杯盘狼藉
终将拆掉的帐篷千里搭起
提示着散场后的遭遇
机器要搬迁要拆解
限期注销的户口簿上陈年的黄历

温情攀援双肋的阶梯到额头
抚摩皱纹 缘起一种蹂躏
不可收拾
快车进站台 把要去的捎走
把多余的留下来
留下残局 别在岁月的马腿上
无计可跳开

(原载《诗潮》2001 年第 7—8 月号)

一夜好风

曹宇翔

风中掺进多少颜料
静阔丰盈平原，一夜金黄
贴着密密麦芒滑行，灵气吹拂
快快，让劳动变成大地美景
命果实闪光，手掌
在盛大丰收之舞节拍里，翻卷
坚实，落地生响

前胜村，麦浪拍打你的门槛了
布谷鸟的叫声深入浅出
白杨喜鹊喳喳，仿佛活了的乡村大路
这么多乡亲胸佩霞光
当清晨一双大手
在饱满平原的一角划开小口
我童年的村庄
麦粒喷涌，向你的怀抱哗哗流淌

草帽，水罐，麦捆上的瓢
好茶水，让我一饮
健壮的兄长，黑黑的大嫂
还有谁值得你们羡慕
自在，拥有，镰声清脆
排排麦浪应声而倒
麦茬那样整齐，垄间跳出一簇野花
像夹进芒种的大地的微笑

一夜好风，我的心儿欢畅
纯粹，源泉，根本啊，幸福
这些词汇找到了自己亲爱的家乡
它们在风中奔跑，隐现
它们有了声音和形状

村头瞭望丰收年景，哦老爷爷
咿呀稚子，啊小兄弟
风的间歇伫立一棵平原大树
蓊郁树冠比天空还大，还要明亮
那该是精神之树，岁月之树
太平盛世，栖满阳光
生活歌声地久天长

让我好好看看你
不折断一缕麦香

前胜村

我把你挪到世界的中央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生活片断

黑 枣

老皮的儿子用他爸爸的 6110 手机玩电子游戏
潘晋星的女儿声情并茂地唱卡拉 OK
我五岁的儿子跑到走廊，跟服务员阿姨捉迷藏
他们的妈妈聚在一块，边吃边拉家常
对五花八门的菜肴她们很快达成共识：
这个太咸；这个太淡；这个好看不好吃……
我知道，她们心中都装着一本绝色的菜谱
我们喝酒。三杯下肚，血就在我脸上荡漾
——龙佳餐厅。201 包厢。苦尽甘来的周末夜晚
三个家庭，像三盏灯
从内部放射的光芒洗去生活中如期而至的黑暗

（原载《新诗人》2001 年第 1 期）

说吧，大厝

黑 枣

说吧，大厝。先从最醒目的地方说起
东山村的村部，父母官们办公和打牌的地方
据说也是一个村子经济的象征
豪华的铝合金窗门，离地面很远的广播喇叭
被茶水浇灌长大的铁树高过围墙……
每次经过村部，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说吧，大厝。说说人气最旺的东山小学
四百多个孩子，还没有谁中途辍过学
但是工资拖欠使得操劳过度的校长
不得不一再“加班”
善良的老师们，一天几节课地挺直腰杆
他们的领导正在酒家的包厢饮酒、唱歌

说吧，大厝。普通人家十年盖一座房子
但现在很多人三年就把它装修一次

他们说：做什么也不能做农民
种什么也不能种稻谷……
左边是开发区，右边是经过改良的各种蔬菜
中间才是东山村日新月异的生活

说吧，大厝。风雨一来你就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
阳光照耀一切，也照耀瓦缝里长出的杂草
有时候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座怀旧的大厝
在时间的尘沙中抱紧宿命的危机
只有当黑夜降临，我才敢偷偷打开天窗
跟天上的星星说一些不合时宜的委屈

（原载《新诗人》2001 年第 1 期）

怀念夏天

寇 青

不是怕冷
不是选择逃遁
风 把房门掩得很牢
雪 在装饰阳台外的风景

那把刻刀
已把我雕琢得很精致
一刀一刀的伤痛
幻化为摇曳多姿的记忆

暴雨 注定穿越整座城市
月亮 与流浪的眼睛一起失眠
不敢奢望回到少年
不敢拥有多梦的夜晚
知道 走不回那段幽径
知道 那扇窗帘早换了主人

在滂沱的大雨下
我无法控制 颤栗
冬天
被自己的子弹击伤
躲在暖暖的居室
怀念一个人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10 期）

中秋：望乡

曾 欣

当雁阵渐渐远了，才发现
故乡一点点近
摘下一朵无边的云，便望见
九月的稻谷腊月的门神

马背之上，时光种下谁的白发
时光之上，月光覆盖着谁的仓皇
捧起最初的雨水
冷烛欲说还休，命运犹抱琵琶

风又绿了几春，雨又黄了几秋
头顶南方的流水，脚踏北方的门槛
南去的大雁
——问遍我不可预言的归期

犬吠加深了皱纹

思念让明月无处藏身

今夜，请允许我站在梦里呼唤

今夜，故乡是惟一使我坚强的背影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亲爱的石头

寒 烟

你从故乡带回的这小小的石头
不盈一握——

太多的空余。太强烈的占据

在黑暗中我感到光的来临
我整夜不能入睡，倾听它的呼吸
如潮涨潮落——
多少风暴才能做成爱人的这一颗心
黑暗：这瓶烈酒！多少冰块
才能吸附她的狂热

今夜嘴唇碰得着星光
嘴唇 在对奇迹的预感中
更加爱上了沉默
——谁提前与未来结合，谁就将不可避免地幸福并忧伤

还有什么比石头更永久？
在我们的身躯之后仍然活着
仍在回味
爱人血液的芬芳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3 期）

渐渐增大的震颤

寒 烟

在你的“不在”里散步——
城市的街道如同荒凉的海岸——
带着海的阴影和力度
我分开人群

别看这张悲伤的脸！
悲伤的波纹将撕裂你的平静
谁都能看出我身边的这一空缺
多余的疼痛像一辆呼叫的救护车
驶过每一个人的身边

有时，一匹野兽猛然
驻足：盯视前方的黑暗
星宿的风在我额头挖掘
时而温柔，时而残酷

为什么一生中所有的黄昏
都在这可忍受的思念中
走向你，走向你
而你推迟着我一生的幸福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2 期）

元宵节，我答应 送女儿一盏灯笼

鲁文咏

元宵节，我答应送女儿一盏灯笼
那是大年初二的火车上
女儿偎在我的怀里

眨着甜甜的大眼睛
在徐州，火车继续向南
而你和妈妈向东
女儿啊，我怎么也忘不掉
你边走边回头的小小的背影

今夜，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流浪
满眼都是红红的灯笼
女儿啊，我却只能送你
最远也最亮的 那盏星星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地 图 册

路 也

像一个将军在研究总攻方案
我总是在研读地图册
某个城市我已烂熟于心
地形、交通、降水量、平均气温、矿藏
城区规划、工业布局、物产、名胜古迹
最后目光落于某条街道
幻想某人在街上走

一个我没去过的
位于版图一隅的城市
与我十指连心
仿佛故乡 仿佛首都

这是你的城市
我对你鞭长莫及
真想发射一颗远程导弹过去

正好降落在你的头上
让你知道我对你有多么重视

这是目前惟一能做的事情
相当于画饼充饥
我的心类似向日葵
但它不向日，只是向西

沿着国土向西，向西
就能找到你
你在丝绸之路上
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路上
而现在我只能沿着地图
用长了脚的目光
在纸上向西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也就是说要向左

比例尺是 1 : 10000000
这是语言和行动之比
是灿烂梦想和灰色生活之比
是我春暖花开的心
与你依然料峭的表情之比

请和我谈谈幸福

蓝 蓝

请和我谈谈幸福。请坐在树下
透过枸桃黑黝黝的枝叶
星星在颤抖
孩子们的喧闹声低了
蛐蛐儿的弦歌更亮

请和我谈谈幸福。在灶火旁
农女的脸闪着柴草通红的光芒
一绺灰发温驯地垂下
羊倌老汉的嘴在酒盅上
咂咂作响

请和我谈谈幸福，在天穹下
牲口们嚼着夜间的草料
你习惯于微笑的嘴角
——它藏起了多少事情

——默不作声。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3 期）

我是别的事物

蓝 蓝

我是我的花要的果实。
我是我的春夏后的霜雪。
我是衰老的妇人和她昔日青春
全部的美丽。

我是别的事物。

我是我曾读过的书
靠过的墙壁 笔和梳子
是母亲的乳房和婴儿的小嘴
是一场风暴后腐烂的树叶
——黑色的泥土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3 期）

曲靖，一年之后

雷平阳

有人把曲靖说成：“山峰拱动前，最后的一次抽搐。”而事实上，它的地理位置并不特殊，在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倾斜的几万平方米的寂静中，它只是中午时分例行的小睡。短暂的时光，很难容忍它在梦中，完整地拉动疲倦的身体

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萧瑟地徘徊
曲靖地区也总是执迷于，在黄昏
举办沙雕的游戏；或者，命令卑贱的油菜
开着油亮的花，排列整齐，在仓促的春天
干起长跑的活计……注定要一闪而逝地
得到一条条矮山脉牢固的支持

我一度爱上了曲靖，一个叫“待补”的小镇。在那儿看曲靖的山，白天是黑的

晚上却白光闪闪。而且，我固执地认为
那儿是群山的后院，每一次石头的政变
都是在那儿密谋。它那儿涂了红油漆的
巨大的抽水管道，让我着迷于可怕之美

一年后，在阅读修昔底德的一篇短文时
我记住了这样一段文字：“由于缺乏
隔离措施，人们在照顾病人时
也毫无例外地身染此疾。患者在急剧增加
人们像羊群一样大批倒地……”
这篇短文的名字是：雅典的瘟疫

一年后，我再次前往曲靖
我是去采访，作为新闻题材的惟一线索
曲靖是一个坍塌的煤窑，有多人死于
爆炸的瓦斯，有多人活在地底
但是，我一无所获。在黑暗的斜坡上
我选择了小睡，天啊，我多么需要安慰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9 期）

阿尼玛卿山的雪（组诗选二）

鄢家发

艾 花

土地黑色

艾花是六月降临在山野里的
一片片茫茫的白雪……

浓烈 温馨 悠远
苦涩的味儿 如高原上
一群群初浴春天的清纯
而又任性的女子……

艾花雪白……

蝴 蝶

莅临草原

烂漫灿丽的花与花羽 已文入内心
沾满花粉的额，涂抹了雄性的
天宇……我 草原上流浪的新郎
有一张情歌的嘴唇

因爱情缠身 故我飞翔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7 期）

玫 瑰 泪

韶 婕

—

我钟爱的那枝玫瑰

出口成章 快言快语的玫瑰

饱含泪滴的玫瑰

在情人节的夜晚

遭遇误解、歪曲、绑架

我听见它滴泪的声音

沿一条晦涩的楼梯盘旋而上

流离而下

它喊叫，让我回去

二

方言浓郁的玫瑰出生于民间
父母娇小的女儿
当众被加冕
肌肤上还滴着一丝颤抖
欢呼推波助澜
它 正要 失去的
是些 什么

三

它更适宜家常的亲昵 呵护
钟爱和雨露
像等待缘分的那朵
简洁 无忧无虑

四

不知深浅的那枝玫瑰
背上它的青春上路
脚尖刚抬起
翅膀已经凌空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爱情

一夜暴富 春风得意
是火红的那朵
商人的手在黑夜数着纸币

五

时间的手一层一层剥蚀
季节、阳光、岁月
瘦骨嶙峋的玫瑰
脂粉愈来愈浓
风卷起长发
攥成一滴硕大的眼泪
含在玫瑰的心中
被一个叫韶婕的诗人看见
体会并形象着
它冰冷、晶莹、心酸
在过去与现实之间

六

失眠的那枝玫瑰低头不语
把长夜的伤恸
交出的交出去
留下的藏起来
曙光降临 倾听了一夜的

百草也把泪珠高举在草尖

一切都有太阳的照耀

一切都被阳光

默默 揽在怀抱

（原载《新诗人》2001 年第 1 期）

爱情六重奏

谭书琴

—

异乡的土地上适合种植月月草
很茂盛的一种相思
被每夜的月光洗得发亮
光焰紧贴着乡音朝八个方向飞散
巨大的温暖点燃我内心的灯盏
驱赶尽一个人指尖的孤单和暗淡

二

怀念四月里那棵独立的椰子树
以高不可攀的距离明亮成你最后的星
不可及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水做的女人易溶于幻想和液体

我被你的烈酒错误收藏
纵然一万米的差距
也长不过你的清泪一滴

三

月光流淌成河
河水中裸露的岩石饱经光芒的打磨
我赤脚涉入你灵魂的彼岸
当体内的钟声纷纷鸣响
波涛汹涌着淹没了椰子树
丰美的一生
被你潦草地收割
月亮至此暗成了哑巴

四

你的承诺遥远得乌有
仿佛昙花一现的美丽
花瓣飘零 掷地有声
记忆中的幽香地久天长
我只能想像你是一条清洁的鱼
游荡于泥沙俱下的河流里
被污染的只是水
而不是鱼

五

通过一支笔管窥视你
你在旧日的盆里栽花
你在丽人的心里筑巢
我只是你必经的路口上
一棵被你踩痛的小草
从不迁徙的碧绿
是你一年四季的悔意

六

一个人一生可能踏入多条河流
也可能多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但此时的河已不是彼时的河了
覆水难收
我们无法在昨天里居住
滚滚东去的背影
是你一生的宿命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3 期）

重阳登高

——遍插茱萸少一人

翟永明

思亲问题 友爱问题
一切问题中最动人的
全都是登高的问题
都是会当绝顶时
把盏的问题

今朝一人 我与谁长谈？
遥望远处 据称是江北
白练入川是一条，还是两条？
汇向何处 都让我喜欢

在江北以远 是无数美人
男人们登高 都想得到她们
尽管千年之内 哺乳动物
和人类 倒一直

保持着生态平衡

今朝我一人把盏 江山变色
青色三春消耗了我
九九这个数字 如今又要
轮回我的血脉
远处一俯一仰的山峰
赤裸着跳入我怀中
我将只有毫无用处地
享受艳阳

思伤脾 醉也伤脾
飒飒风声几万？呼应谁来临？
饮酒入喉 它落到身体最深处
情欲和生死问题
离别和健康问题
也入喉即化 也落到最深处
它们变得敏捷 又绵密
它们醉了 也无处不在

（原载《作家》2001 年第 4 期）

行 者

慧 玮

大风吹过山梁，是谁
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风啊 你若从我的故乡吹来
请告诉我 村口的老槐树下是否
站着我老娘

大风吹过山梁，是谁
跪倒在回家的路上
风啊 倘若你能一路吹到我的
故乡去
别忘了先替我喊一声娘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9 期）